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四

判三十二

縣令門十六道

縣令有惠化判一道

損戶繭絲判一道

夷攻蠻假道判九道

廩無積粟判一道

縣令辭疾判一道

增年避役判一道

竊錢市衣與父判一道

集百姓不便判一道

縣令有惠化判

晉陵縣人王茂於訪察使所稱縣令任意有惠化終日清  
談職務修理每行咨罰惟以蒲鞭舉請升進使司以為寬  
疎不依令式欲科縣令不伏

對

康庭芝

任志慶偶千齡榮登萬室彈弦作宰動必賤之芳聲製錦  
無傷追尹何之美政浹辰行化方類子平終日清談更同  
夷甫有耻且格寧收橫楚之威以德代刑但示蒲鞭之罰  
王茂幸編名數預奉弦歌欣承赤子之恩喜沐慈君之惠  
屬以皇明遠散天使遐巡思甄三異之能式舉一同之善  
訪一作廉察使官膺珥筆任總方書飲驄馬於江城集霜烏  
於海樹埋輪糾忒豈謝張綱攬轡澄清何慙孟博眷言褒  
貶當適古今儻味激揚遂乖彰瘴徵劉寬之故事仁迹斯  
存覽任志之清猷嘉聲可挹既稱良吏雅合名聞忽見吹  
毛便虧直指銅章有術久垂桃李之陰鐵柱一作握無謀一作  
屍且寢梧桐之問

贛戶繭絲判

甲舉邑而損其戶數按察使糾按曰不為繭絲

對

林琨

安人立政輯寧是職苟失厥德其惟不康伊甲舉邑墮爾  
于位異彼魯恭無聞馴翟詎同言偃不見割鷄視茲荻蒿  
嗤士言之招納且修保障類尹鐸之權宜事雖害公義不  
徇已損其戶數法所難踰務以繭絲時維救弊假如晉陽  
始禍朝歌同惡事貴適時辭之或可况今聖一作理惟敦本  
政在養人且乖既庶必招明罰察使所糾寧叶大中

夷攻蠻假道判

夷攻蠻道由邊邑麥已熟或請人皆出獲宰不許郡長讓

之云恐為不耕者所得

對

史藏用

善教者為政有聞適權者在邦必達能臨事而當斷非不  
 詢而作謀苟或越官是稱專欲屬王風不振霸業衰陵蠻  
 夷假道於上國丁壯就功於下土我承其弊肆毒宜縱於  
 貪狼爾無令聞為患亦同於蝨賊思營負戶議發懸門雖  
 師將入郟而人未及麥茂宰施令黔黎酌心能操製錦之  
 刀不紊在綱之網禮先敦義政貴有恒盡地必資於勸分  
 滌場或存於禁末我疆有畔湏務材而訓農他人越思豈  
 瘠魯而肥祀縣大夫之立法於予何誅郡符竹之薄言將  
 予無怨且人有食色師非及八耕宜從宣父之存信不讓苟  
 具之棄鼓况縣道駢雜寇衝錯聯若從獲於或一作人是  
 亂行於田畷則輕賚者先於望歲剽劫者多於服勤革其  
 虛求亦謂盡善

同前

魏季龍

大為之防自我王度動不失實為爾政方苟消息之乖宜  
 諒子惠之無取相茲邊邑正曰寇衝務時訓農猶温麥而  
 雖盛勵一作利兵秣馬假虞道而方深實慮欺天之凶寧顧  
 如雲之稼或人行險以徼倖將馮河而請收縣宰觀變以  
 諮諏固下關而不許度其危亂之際想其爭奪之源恐服  
 田者不得自專而游手者坐乘其利則不收不獲誠虛力  
 穡之功而惟一惟精實杜無知之俗臨下以簡示人不偷

得仲康馴羗之風符子賤彈琴之化何剖竹之虛讓掩烹  
鮮之異能

同前

成貴

王者無外寰中有截邊鄙不聳邦國以寧蠢爾蠻夷邊相  
攻伐異一作思荀息之假道且欲涉虞殊申舟之是行無聞  
聘晉屬四月維夏三農聿興麥已熟於東臯人未饁於南  
畝瞻言縣宰重化黎氓彈琴自娛宓子賤之多暇戴星以  
出巫馬期之克勤過齊魯之相持觀邊徼而皆警是割是  
獲雖美或人之謀我疆我理須從宰君之法何者食曰人  
天苟求食而忘耻農為政本有惰農以自安候其觀豐之  
生將欲不耕而獲惡未可長患實預防百里正且得中六  
條恐為虛讓

同前

李昕

於從政乎務知遠者苟施小惠是紊大倫惟彼邊邑地維  
華裔允茲賢宰政協良能雲雨之施既行蒲密之風斯得  
屬麥秋已至農事方殷不虞蠻夷肆相寇害豺狼倡獮一作  
涓且迷假道之心原野馮陵得無犯苗之患遂使我疆我  
理不復如茨如梁將從皆獲之詞是利不耕之願雖或思  
苟得從効單父之昨而宰絕妄求式光宓子之教末哉郡  
長昧此令圖雖為責人無難其如有孚室惕

同前

于邵

舉政之要先禁乎惠奸因人之欲必從於義取固防閑之

是以雖顛沛而無慄一作懷蠢彼邊邑實由徼路屬門繫二字

於下幾出戰於行間瞻彼麥田是登

乎秋野惟人之恤且發乎縣門多稼其豐誰資於出獲或

人為請雖楚得其所之宰也有詞寧齊至而作告一作害庶

有耻於吾化將不耕為爾虞此日方殷人期利寇他年有

事誰不幸災異鄭師以取温周人既怨同單父之規魯子

賤猶生為郡依何徒聞有讓理邑餘裕云胡不知此而厚

誣曷旌善績以贄不欺之政因明致詰之非

同前

宇文賞

蝨賊尋戈聳我邊鄙穡人是溷曠茲割獲且蠻方不率夷

德無厭贖幣不通范宣止其預會攻取有道一作何楚子莫

與一作得同盟乃類乎齊有魯師晉假虞道俾我原田亂

麥瓏啓行川上芄芃豈遑出獲邑中惴惴時有登陴明宰

道不忍欺弦歌斯洽以為不耕而獲負胡取之義有備而

舉寧一作徵牽復之辭百里此勤信徵我有咎六條所讓伊

不明謂何

同前

楊歸俗

備豫不虞古之善教防萌是禁今也難易惟彼邊邑賴斯

良宰行化使尊其五教務穡不奪其三時屬夏麥已熟秋

成未幾丁壯愍焉望歲農父期於有年甸人未進於絳君

鄭師何傷於周野豈謂東夷有事南蠻是襲烽火驚候於

甘泉虜騎振威於沙塞固當因茲料敵無乃啓戎縱彼所

取肆其所獲則愚夫每渴於僥求空思寇盜田畷獨嗟於  
苟得欲罷耕耘誠百里之良一作長謀豈一同之紊政况慮  
深知遠而智在窮微雖為郡長之讓難免士師之罰

同前

元子貢

法不可易政貴有恒利物雖在於隨時出令必資於長久  
過矣遠邑濱諸蠻夷蔑其蝸角之兵無能猾夏不虞蜂聚  
之衆將犯麥秋同鄭伯之襲温若齊師之入魯自可申之  
備預固其封疆豈宜因彼大戎縱其歛積是教翫寇何以  
字人雖無厚於讐前監是與然不耕而獲後嗣何觀邑宰  
不從得宜頗類於宓子郡長見讓失指有契於季孫宰實  
有詞理宜無罰

同前

權軼

疆場之事先於慎守田農之業在乎克勤必資禮以防之  
是謂政有經矣國家卧鼓荒徼偃伯靈臺干戈旣戢雖息  
犯邊之慮蠻夷相攻尚無假道之禮今者大田旣稼滯穗  
未收邊邑常近於寇讐或人且慮其蹂踐請皆出獲成此  
有年欲使功見於多安能義然後取邑人爭出必盡室以  
行我倉旣盈或不耕而獲豈伊恤病實長幸災惟彼前修  
邑宰之化斯得徵諸故事郡長之讓頗乖

廩無積粟判

得甲為縣宰廩無積粟人言其過曰蓄積於人

對

王系

設法安人守官之能政革弊易俗經邦之茂典必從宜而有素豈循常以見稱一作非甲恤隱存懷蘊利為任思豐壤以務本患杼軸之將空畝稅惟輕地利斯盡庶無捐瘠俾家給而藏嫌於聚歛何縣廩是積况詩刺重賦傳美寬征魯公不足聞諸有若之對齊國以富實資管仲之言曾謂舉善奚其數過但恐永圖難繼涼德不堪苟闕斯人容無效此

縣令辭疾判

鄭胄授山陰令赴任行至浙江遇風濤鼓怒弭棹而迴乃辭疾解職人告詐病

對

康庭芝

鄭胄家承曳履職縮鳴弦將登會王之山欲界一作沉之浦方冀騁牛刀於劔冶舞鸞磬於鍾巖不孤王阜之能方繼子游之躅泊乎行窮楚塞路入吳江遙山將遠樹不分極岸與長天共合歸濤活活全疑白鷺之飛去舸遙遙直似青鳧之逝覩茲艱險慮有漂沉方懷魚腹之憂豈顧龜腸之斃情來歛轡既有慕於王陽興盡迴舟亦何思於載道行背浙流之右坐歸漳水之濱從此挂冠頗諧高節因茲弭棹不一作來犯彛章輒被告言殊驚物聽任其罷退良謂合宜

增年避役判

乙為縣令百姓有增年避役者廉使察其無風化州將云



移風易俗須久於其政令未成而驟改之何暇為理也

對

李淑

安人之本為政是先法令克修紀綱不惑乙授茲六命職  
彼一同實曰子男作人父母綏之以德化糾之以典刑自  
可禮義從心回邪革面何乃慢其術策紊彼彛倫使氓之  
蚩蚩已懷奸慝之計而政罔察察徒云久遠之万庶使以  
糾謬為心當繩漢律州將以餘詞為喻有味一作周官百  
姓合此從刑縣宰宜從通計

竊錢市衣與父判

丁竊錢市衣以與父父曰邑長如是使詣孫首丁徃長問  
之具以父言長以衣賜其父錢主告長縱盜

對

蓋敬事親居致其樂求錫爾類將為色難丁也無良歛怨  
為德殺牲之養猶曰不仁竊人之財誰謂其孝動生悔吝  
行乏義方惟彼循良是稱邑長飲冰壺以從政播清風而  
成俗用既戒惡觀過知仁將順一作綵衣之歡以原冊筆  
之罪雖聚蒲惡子難以法寃而偃草小人或期化理諒從  
權而適道豈撫俗以隨時錢主簿言誠稱縱盜宰君善政  
可謂勝殘於予何誅將子無怒

集百姓不便判

得魏州貴鄉學士謝希顏吉本繇令鄭國僑每集百姓以  
為不便勸以六禮兼用七教修殷摯之法後井一作其田

百姓披論國僑法外妄加筆楚處分

對

宋璟

墨綬臨人國僑隨班於邑宰青襟敬業希顏齒跡於鄉校  
將宣風於禮教道化未敷議為政之得失訟聲斯起利害  
之間非是相半何則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崇德蓋闡  
皇王之風何虧令長之教至若廢耕釋耒方行殷摯之法  
計畝分疆後施子產之令風雨惟序豈資區種之勤虞芮  
不爭焉用井田之制處事則於人不便容或施張加筆則  
於法有違固須科結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五

判三十三

縣令曹官小吏門十九道

縣令有客判一道

立生詞判一道

參軍鵠子判一道

卒史有文學判一道

小吏持劍判三道

省官員判四道

成都令勸學判一道

縣令祭名山判一道

吏曹判一道

縣令有客判

縣令有客吏賀皆往或遺賀錢萬人告其受贓辭云其實  
不持一錢

對

王緯

賓實有禮將存執贄之儀相在于堂爰司主進之務惟彼  
縣尹是亦為政詩愷悌以字人需飲食而肅客宓琴多暇  
偃室常閑將有四方之賓用致萬錢之賀彼吏人而迭進  
伊或者以員來財非據實詞作則一作誇誕稽諸漢史且曰  
大言詳乃呂刑寧聞贖貨晒無狀而即可驗受賊以謂何  
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有妖術訴  
云非所能致

對

李宣

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  
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君恒風歎歌邵之徒勤想借寇  
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媿於張蒼存不謝於王  
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  
之誠謬訴乃有孚

叅軍鵠子判

西州人隸鵠子先任沙州叅軍永淳二年赴選冬集歸至  
甘州病經二年今於沙州取選解不於京臺銓試直赴神  
都選曹司判不許稱鄉路阻遠既有田收合便赴選

對

康子元

域中有道天下無外雖在戎落亦挂周行鵠子運偶南薰  
地濱西域久沐唐虞之化獲叅州郡之班萬里牽絲俄畢  
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未果登龍旋一作驚

退鷁金微絕微將還敬梓之鄉玉塞遙途尚轉飄蓬之陌  
風霜之疾忽邁於地杯寒暑之期亟環於鳳律瞻彼故里  
歸路仍懸載撫身名銓衡復及本州文解難以希求往往  
官曹易爲憑託遂蒙申送但事奔波不就京邑仙臺直指  
神都覽觀辭官歷稔不可妄託田收明勅垂文無宜越來  
此選二途咸爽百慮空馳請精詭隨之人無黷清通之鑒  
卒史有文學判

對

李庭暉

學以從政位將祿賢必考微言以登稱疑作食詢諸漢制

或漸通班按彼周官須當下秩若業同晁錯才比匡衡參  
聞闕疑果行育德三墳五典顧倚相而無慙七略九流仰  
劉歆而可繼固宜虛位允應傍求實乖與善之情而啓多  
訟之訴含光易退則醜歸於訟者推誠應物復過在於有  
司儻其誦過萬言加以通識千古與能從事可不務乎

同前

賀蘭恒

學古入官選才署吏以賢制爵無替舊典必加明試抑有  
前聞惟彼司存綜乎推擇課以經藝節其通敏或奉常以  
述職乍春坊而視事遂使晁錯通經將智囊而見擢東方  
荅客議雄辨以登難然則服勤滿歲人實勞心纔補卒史  
報亦何輕無儒雅之超昇執刀筆之叨據訟如功令誠謂

有孚

同前

賈季良

與能贊國子以敷求器人弼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遺  
曲藝雖廝役之未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掌故  
將適時而給務蓋從事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品禮秩  
式叙因等夷而不易干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欲加重典  
之科難取薄言之訴請詳漢道方議呂刑

同前

史淑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既叙功而論德將按名以責實眷乃  
卒史寔惟王人爰從推擇以膺明試同馬遷之有論望絕  
為鄉異晁錯之登科才非一作無掌故進取棄於鳧短擇先

得於龜長雖漢制四科先於德行而孔門十哲稱以文學  
求之者何方倚相之能讀有司奚失俾平津之下第且一  
言體國珪爵斯分片善不遺草萊靡滯薄言之訟功令式  
昭舉事之憊有司彌遠

同前

費光俗

懿文聚學以期致遠難進易退必在從誠且晁錯多才亦  
先於掌故東方答客豈望於侍郎苟有求於叙進亦何同  
於卒史受祿不誣致貴有漸陟遐由邇楊園必倚於軋丘  
在著從微增冰有成於積水方進寧辭於計食陶潛不耻  
一作喜於折腰矧茲百石之比乃是上農之秩誦多為美誠  
有司之合甄先求見黜宜功令之致訟罪自己招誰可怨

咎

同前

鄭務

縣官疑命化天下以人文一作字有司慎舉闡大猷以儒行  
雖司徒既有詞客當國豈無髦士掌故帶經傳業射策微  
庸歐陽生之代業自昔斯授孔安國之家書居常時習刺  
六經以達士就百石以代耕曩者植杖而耘未常釋卷今  
茲拊棘而訊豈廢傳儒由是策名廷尉公門惟其自訟備  
員文學卒史實以次教以命求之自貽不得嫉詞多而有  
訟誣功令而不公寧假爰書宜從告誥

小吏持劔判

得乙為小吏持劔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劔於槐葉炬於地

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對

天生小人以事君子各徇所守式恭爾位恪勤或懈法罰  
必施居官之恒雖細不宥既署名於小吏則委質於功曹  
持劔為儀執炬行夜乙誠微品猥構無良徒効激節慕竒  
不知安卑守道遂使披蓮寶鏢向春樹而棄捐蕤桂華燭  
委宵途而撲滅執御洋洋不爽伊善為物諤諤果貽其傷  
空思疆梁罪欲何逭

同前

趙願真

王爵高懸惟才是與君子陳力必厠周行雖士庶區分固  
有限於流品而忠信之道是無隔於胥徒乙也鯁生職司

小吏業非地望有殊代祿之家才同懷寶頗異名人之子  
 念荆壁之未斷惜連城之莫知吾道不行斯命也已一作命斯  
 也其執鞭之事抑亦為之遂僂俛於下寮俄鞠躬而從役持  
 劔曠久執炬斯勤竟無自明之効莫聘鉛刀之割掃丞相  
 之門忠貞未表備功曹之卒日月其除無徐君之知己追  
 延陵之挂劔爾位其曠誠逃王者之規嚴罰將加恐有蔽  
 賢之責司徒尚猶不拜主吏更欲何尤不伏之辭恐為妄  
 作

同前

程禹錫

周曰胥吏漢稱轡幹既別府中之位仍標軫下之曹所以  
 安其計食從於負版乙忻逢有造幸預可封不學竒童俄

為小史既而心勤左右荏苒驅馳慕郭太之平生有蕭何  
 之志業帶昆吾之寶寧慙挂樹之人棄回祿之煙誰賞移  
 薪之客功曹班同許邵才謝山濤未見優容讎聞致罰情  
 有所急罪不合加

省官員判

有司議戶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則所隸闊  
 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對

司馬潛

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戶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縻我王爵  
 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  
 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

百姓之訴用減庶寮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  
欲魯史異其文自古以然孰謂非允

同前

杜顓

列地之圖辨邦之數制以廛里設其井田居無遊人地不  
曠土頃因群寇且有大軍既為患於凶年每屬想於羨歲  
方今國步將泰人心盡歸久悲風土之殊咸戀粉榆之舊  
則百堵皆作三農聿脩既富之教已與食貪之惡一作貧  
將息故郊遂絕不毛之地郭閉鮮無名之人商旅厚生無  
屑心於倚市黎甿樂業必食力於代田然後地不耕耘稅  
以三家之粟宅無樹藝罰其一里之泉何必具以寮案而  
欲省其州縣與其削邑寧愈減官是為政先實亦教本咨

爾戶部恤我人言將以攻乎異端不如坐進此道

同前

盧侶

度土若人是齊勞逸列官撫俗亦藉忠良苟適於宜寧求  
改作頃者三苗未偃萬人靡安遂令麗土之甿多困轉蓬  
之後今寰瀛有截率土無虞稽版籍而多虛望喬木而未  
復有司爰憂爾爵式保我人議併州閭庶節賦役眷夫白  
屋是啓丹誠請減職員以規省約且廢州則邑居不接聽  
訟實難省吏則權制可遵恤隱何害况官不備標之典經  
人之告勞豈忘惠迪

同前

禹別九州秦稱百郡非無沿革屢有廢興苟損益之或差



亦因循而是務頃者暫遇奸究人或流亡軍旅是加荒饑  
仍及遂使黔黎失業喬木罕見於人煙井邑為墟壞垣寧  
聞於歎歔泊乎皇威遠被寰宇肅清頻霑利澤之私遂忘  
干戈之患省司以罷人是恤議廢置於州縣百姓以遐路  
告勞難駿奔於隸屬衆以減員是請或願取新官以省邑  
為謀盍宜仍舊從人欲也無或違之

成都令勸學判

得成都令江延調縣中子弟二十已上除其吏徭各率環  
刀一密布十令詣大學府司科擅賦歛錄事批放仍舉科  
諸生謀殺之罪

對

李又

郎官上應列星惟帝稱難邑宰下宣風化得人斯委江延  
材膺訓俗功寄臨人拜職周京銅章之秩六百隨班蜀國  
劍門之路五千異行鄒魯之風思變彭岷之俗上琴臺而  
訓程依石鏡而翔鸞將弘富教之宜用廣文儒之業爰調  
子弟是蠲徭賦環刀密布聚糧求任土之資裂裳負笈函  
席就橫經之道惜乎英靈莫嗣曾靡尚於摠衣剛悍猶傳  
遂有歌於剗刃不漸文翁之化有逾原壤之行擅賦之條  
在江延之何負謀殺之狀顧諸生而已彰上藩之斷頗乖  
錄事之批為得

縣令祭名山判

乙為邑宰祭其封內名山州將按其非法訴稱旱暵甚所

以祈之苟利於人不敢避也

對

王重華

山川咸秩嘉其以靈雪霜不時於是乎崇廢懸斯設典禮  
孔明乙職惟奉公思不出位百里行善且在子男之列十  
倫展祭爰僭諸侯之封孰謂鄆人不如林放固宜按法魯  
是簡彛必也驕陽害時司嗇憚暑詩歌太甚義救如焚信  
靡神而不宗在精祈而則可用寧旱暵難責規為雖欲正  
名如其恤隱不乏吾事須旌墨綬之賢空惜爾無允為彤  
檐之舉

吏曹川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修

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對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爰有周親  
是稱工者方執伎集作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  
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雖違甲令之文  
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技俗行茂出群豈唯限以常科  
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六

判二十四

繼嗣封襲門二十三道

太室擇嗣判八道

正室為門子判一道

遺腹襲侯判三道

襲爵佯狂判一道

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對

立嫡以長不唯其賢或有時而捨兄則因次而謀第惟甲

克紹先烈啓迪後生一作昆有高陽之才聚太丘之德聿求

門子聽是廟謀螽斯其繩雖有衆多之義馮行以列然乖  
長幼之序義則非據人斯見尤必欲搆之以神何如節之  
以禮况楚君遺法殷家舊制人實不等代亦頗殊縱爲疑  
議益彰遠越罪之僣失在甲宜以準科懲之後先其男請  
從改正

同前

賈廷璠

主器承宗雖存乎冢嫡象賢擇德必在乎權宜甲何人哉  
將定諸嗣年則有序未肆挈龜之下室乎馮靈遂稽當璧  
之懿由是求周之故伯也見捨即趙之美無恤是膺既崇  
定命之制克允尊神之道古則然矣夫何非哉

同前

賈承襲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逾動則奚軌况承家繼體之  
重義存乎冢嗣絕嫡立庶之命禮資乎象賢是用弓裘必  
策鍾鼎以赫斯列侯之恒典豈下愚而足度彼已之甲惟  
秩何也德未昭寵過符行禁有子誰立罔晉侯之不經擇  
幼爲先類楚王之有嬖俱一作曰神命仍虧拜璧欲議刑  
章誰謂無玷况太室之禮僭已凌於殷廟薄言之狀位匪  
列於周官欲按科條得悉名器此而伏念終謂疑刑

同前

康濯

納約自牖是脩禘祫於穆清廟肅供神人既不專而爲名  
當幹蠱而承孝惟於甲也克構是思擇乎太室期以當作  
壓紐斯兆想平王之舊儀佩玉忘哀痛石駘之絕繼神保

是格信龜筮之叶和人謀僉同乃七鬯而不喪就諸臣位  
尚檀弓之所一作而見唾辱以臨喪蓋子游之習禮先乎幼者  
豈曰遲迴誣善之人何詞以免常賢後嗣謀之允臧季歷  
嘉猷誰執為咎或委一作妄成敗誠為彘頤自羝羊而觸藩  
侔鼯鼠而非據小懲是誠宜在執牛忿疾於頑無行射隼

同前

虞咸

天子建國諸侯立冢率由舊章克備恒典列昭穆以有序  
承繼嗣而迨著粵惟彼甲若昔大猷無忝乃先懋昭有訓  
同乎班氏思欲叙其家聲類夫常孟將以傳其祖德雖珪  
璋克荷而嫡庶麗戎載懷捧翟之倫猶疑幹蠱之嗣協比  
長幼陰騭廟祧庶降祉以象賢憑靈貺以立德同其楚國  
先棄疾之當璧方彼衛人乃祁子而順兆神所命也則嘗  
聞之龜有知焉實在茲矣或非無藝甲擇有孚欲寘于理  
誰謂其可

同前

常巡

將正人倫必惟嗣續故有側室嫡子乃別尊卑等威以年  
以德則聞常典神之聽之抑非通法惟甲啓爾宗廟守其  
茅苴類簡主之承祧嗣則未卜同獻公之有子其誰立焉  
爰訪恭王之事更徵駘仲之道佩玉而兆既云取吉當璧  
而拜遂不敢遠且繼體本以承家知子莫如其父借令愚  
知無辨何得長幼乃一作仍乖假之神明其義則淺捨我恒  
禮取請何多文過飾詞徒為妄作

同前

嚴廻

將建嗣子必先克家豈唯興宗亦稱繼代今茲甲者昭穆  
茂如爰擇胤而承祧俾傳業而開國而乃業歸于幼禮且  
殊於長年命自于神理徒稱於太室必也義均襄子觀常  
山而得符迹偶平王拜楚廟而當璧事則有據或者何非  
且今之所為有異於是無聞德舉將由愛立則震求致福  
慮喪主鬯之尤事乃得能一作宜奚堪幹蠱之任甲且違禮  
罪實難逃理不足稱刑之無捨

同前

徐晶

欽若古訓奉遵遺典禮崇繼體政重承邦苟冢嫡之或遺  
諒昭穆之無取眷言於甲誠乎擇嗣殊無忌之不才讓德  
於韓宣異延陵之守節歸義於諸樊既而龜其知乎類  
祁之合兆神所命也同楚平之當璧且德均則卜罕見前  
非年均擇賢魯無昔譴先乎幼者誠合通規人或非之孰  
云其可

捨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人非之曰行古之道

對

錫土分茅承宗主祭立嗣以嫡非才則賢若拜璧而求則  
佩玉寧告一作吉惟彼侯國次當擇嗣類田氏之得文緣成  
愛客同無恤之在趙不墜克家既捨子以貽孫何棄今而  
行古雖檀弓制服而知仲子之非而棠棣與權亦宣尼之

訓請從宗計無信或非

同前

楊栖梧

王者之制著乎禮經五等已陳千古不替爾侯所擇以為  
後者蓋重仁賢詎論嫡庶故捨孫而立子將繼代以承家  
壓紐可尊佩玉非嗣近思靖郭傳諸孟嘗遠學周文廢其  
伯邑侯則可矣人妄非之

同前

石倚

胙土報功分茅錫瑞爰加九命是寵三接將崇繼代之美  
以展象賢之慶顧彼擇嗣捨乎嫡孫寔亂大倫攸乖先典  
將著其代匪尚其德亦猶行古未息仲子之詞苟非從權  
緣懼宣尼之對若也克紹前烈無貽後羞龜告其猷神歆

其類居喪而情忘佩玉臨代而智則藏符雖則嫡庶有殊  
足使賢愚自別侯之所擇人或敢非在禮則乖於賢固可

同前

杜信

列爵疇庸承家繼體析薪負荷堂構纂脩彼侯運偶千齡  
秩惟五等謀孫不朽傳錫土之榮嗣子云亡失克家之慶  
殊孟繫之在衛異微子之居殷檀弓免焉有符周典仲子  
行古實紊彝倫人或見非識明大體廢嫡立庶宜正刑書  
吾蔑從之無載爾偽

正室為門子判

甲多諸媵之子乃以正室為門子令限出入或人告有違  
不伏

對

五常之教以經王道三族之別則辨人倫正昭穆以承祧  
分嫡庶而繼代必誠差忒克明敦叙是以微子從禮捨其  
孫遁禮記作遁獻公汎愛立以奚齊壁埋太室之庭楚則違命  
寶藏恒山之上趙乃知才順之克昌易則生亂苟至於道  
訟不可成甲齊其家宅心知訓鍾鼓思樂早聘問名勝姪  
從觀一作歡仍邀卜姓自殊南陌豈秋胡之遲迴寵若東山  
即謝安之携賞於是慶徵蘭夢義感桑弧探社金而屢祥  
列階王以分照同石駘之六子庶孽斯聞均衛家之一兒  
冢嫡其取爰崇立長有以代親詎黜高臣非取厚於江芊  
寧謀伋子亦何怨於惠公趨庭既學詩人正室遂爲門子

違其禮典穆以閨門掌政令而攸歸限出入而奚失信居  
家之理寧父子之嘻或人所陳深爲未可

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錄其弟

對

夏分五等周開九命國庸人爵貽厥孫謀青土白茅將傳  
樂郤之室裘裳鍾鼎必襲金張之家丁既慶積山河用光  
家國不聞必復之業旋有逋逃之讓榮命不顧同顏闔之  
鑿坏遁迹方來共丁鴻之蹈海一去鄉縣幾變星霜冀疇  
庸之有主在是弟而可錄不謂政也無二法不容私終使  
長襲代封沮玄成之宏義幼而時棄允張純之格言



同前

張疇

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違常孟陳其祖德是知  
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胃望素高勲庸夙著金柯玉葉冠  
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  
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宮屢移何邵承  
家泫然流涕桓玄襲爵悲不自勝苟懷揖讓之風遂有逋  
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  
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常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節

遺腹襲侯判

乙將襲祖侯以遺腹無識訢云生而有文小同為字

對

周彥之

乙在夢蘭生逢集蓼岐嶷繼體戀弓冶之餘徽詩禮無聞  
想山河之舊業望九原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崇班  
茅封闕嗣同夫稽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敖亦無言於  
楚相當今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歌  
滅樂毅之後沒代湮淪况乎血屬詳明宜存必復之始手  
文昭著須傳幹父之能討以前聞義何殊於仲子酌其故  
事跡頗類於周文則知莫藻獻誠禮不乖於大柄析薪克  
荷事可優於小同

同前

張純如

周道不虧嗣從嫡長魯風一變新用休祥爰稽仲子之文  
實定伯禽之裔抑為大典猶天之志茂云議以合權繼月

之書可仰惟乙誕茲蘭蓂慶及茅封天狐逮事之歡神錫  
小同之字等康成之後胤克紹家聲類桓子之先宗儻為  
公輔且立嗣不拘遺腹無長則合承家非俗說之輕談固  
典章之彙範乙當承襲理在不疑

同前

田義罷

靈慶所章錫胤乃承家之本恩華荐及疏封則開國之儀  
是知禮備十倫系宗祊而叙昭穆榮標五等列畿甸而制  
子男載德象賢山河必復謀孫翼子弓冶方傳乙以夙漸  
禍胎喪嚴顏於未誕冥包豐始傾厚蔭於生前若趙氏之  
遺孫一作瓜如鄭門之棄孕毋乃鞠我等令伯之成人也  
有文同仲子之先兆既而聿脩祖德將克于家未展茅對

爰疑再弄之日遽從芻議復引冠字之年敬省彙章未可  
隔其遺誕恭惟典制理宜允其嗣微

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所司按以為妄

對

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恐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  
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狂旦玄成讓兄初疑  
人望丁鴻避第終感友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雖言詐善尚賢為惡與其寧失猶曰從寬况觀過知仁求  
之不遠深明止足取則非遙而當斷以嚴科詳其大體參  
也不敏何足知之

同前

蔣厲躬

賞功行封父歿子繼義存昭穆理在宗枋夏殷以前罕詳  
斯制周漢之後咸用此途田忝籍勲庸得參纓冕誠宜率  
德政行嗣先人之業冀子謀孫崇保家之道焉可忘析薪  
之荷稱狎狂之謀內虧孝子之心外爽忠臣之節同衣裘  
而鮮食類接輿而欲歌必事等玄成何替名家之譽情符  
孟繫不聞良史之嫌即按所司之科恐失惟輕之典待盡  
情偽方申斷割

同前

邵卿

建邦設都天秩有禮龔裘紹治人教攸先甲以榮冠鼎宗  
躬忝門矛對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窺陳氏之英靈珠星  
聚夜纂弓舊服誠宜象賢故違正徒而冒狂疾伯夷去  
雖則有諸鄺生不狂誰信其一作真安若棲心讓美宜從溫  
睦之規如謫行沽名須遵復禮之義自然日蕃錫馬晉家  
明受寵之文庑有懸鶉詩人寢伐檀之刺至公之道其在  
茲乎

襲爵狎狂判

甲有兄弟非賢所司命甲襲父爵以狂疾不應命御史劾  
知非狂請罪其謬

對

論以天倫分乎季孟鍾其大運異彼賢愚苟愛敬以存誠  
固傳襲而無忝是以隱公推魯爰高克讓之聲太伯辭吳

卒被至一作深仁之道眷言于甲克合承家同周子之有凡

寧分救麥懷謝庭之列照顧馥芝蘭黃金滿籬已奉一經

之訓白茅錫壤言逃五等之封竊意元昆顧伯夷而見捨

思深內敏豈鄙食之非任接輿行歌此時方奏州吁安忍

是日非聞務以黜聰用辭深疾縱罕著於誠信終自牧於

謙撝馮恢不言未將詣於哀懇常玄晦迹俄見効於方書

鷓野急難無違六順豸冠嚴勵何罪雙珠庶將必復台階

無乃妄繩憲府

除喪襲爵判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

云有故不伏

對

白居易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之舊

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乃集作彼前條相承以一予何乃

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

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

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集作斯析理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七

判三十五

襲封孝感門十八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二道

嗣足不良判二道

子姪承襲判一道

當襲偽暗判一道

用父蔭判一道

請封爵贖罪判一道

孝感

澤中得董判二道

夢得籬粟判二道

赤烏巢門判一道

投戕獲弟判一道

嫂疾得藥判一道

襲封

佯狂讓第判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第甲嗣爵後方入仕隣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對

房自厚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志符前彥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問而克嗣固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况乃操刀使割能則無傷執射從政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第歸先苟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隣告失宜竊以為得

同前

廉方俊

對襲大典存乎嫡嗣公侯榮貴貽厥後昆陳乙以代先崇班天賜重爵嗣業相繼家聲遠傳不好榮身克遵於讓讓欲求封第乃致於佯狂祖業斯廣友于多稱法雖有乖恒典事則不爽人情昔玄成見承非妨入仕今陳甲為襲難可寘刑

嗣足不良判

景食一縣嗣子足不良請立其第禮司不許云古有其道對

大夫稱家榮高食菜冢子當室業茂本枝盈大足徵期克昌於魏國六三能履或取突於齊堂弱足者居奉身而退遵康叔之命以崇次及察韓黜之秉雅符高讓則先茅舊

土今也載傳孤竹遺風此焉無替法聽棄疾禮貴象賢立第捨兄理復何惑

同前

張冽

藉慶食邑象賢繼踵承家之道將不媿於前脩疇嗣之宜度遙符於古義眷言長嫡疾乃天然既類郤克之刑一作形將同孟紱之廢且仲子立衍循魯禮而知歸常家封成鏡班書而有序瞻惟乙請未爽通規在律雖違行權則可請停司禁無拒乙辭

同前

席預

錫爵啓土將以疇庸開國承家寄于令嗣乙受封一邑參榮五等高門不昌厥子嬰疾昔郤克爲使取笑齊人孟紱不俟稱於魯史况主喪祭之禮如有朝覲之儀繼代非舉擇賢而立有符故事無爽通途

子姪承襲判

武功中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養伯宜再從姪承襲事

對

辨方經野天子之疇庸開國承家諸侯之立社盟河誓嶽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鍾公侯之業爲大門驅駟馬路擁旂一作幡謀孫寄於衆疑作象賢嗣子希於必復伯宜太微叅代登上將之榮階黃土白茅踐通侯之貴族千二百石與群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並列當陽侯之文武

空勒高碑孟嘗君之池臺終同下淚數竒興歎殊李廣之  
無封天道何言傷鄧攸之不嗣陳氏鸞傷王鏡鶴怨瑤徽  
分劍匣之沉浮異倚梧之生死崩城一慟非無杞婦之哀  
染竹千行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而憫默徒念平生撫猶  
子而傷心空思繼絕立嫡違法自有全科無後國除宜從  
甲令

當襲偽暗判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襲偽暗讓人告訴病

對

揚總目  
作湯伯曦

天子建國酌疇庸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位居戎  
旅道在干城觀三邊之羽書獻七縱之竒計閫外之事既

受命於瓜時軍中之法幾申號於葱嶺雖王師有征而  
兵尚寇甲第之歡未展庚日之悲已及逝者何追空怨盧  
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白茅之封眷彼鴈行同夫鳥啄常  
賢之子固是齊芳劉憲之兄宜其等列棣華有訓桃李無  
言不慙孤竹之風願守延陵之節前史嘉其德讓今人胡  
乃告論即議霜科寧符日用

用父蔭判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  
事合與正官同

對

白居易

官分正贈蔭列品階既集作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



今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一作立定爾功繼  
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椒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  
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  
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請封爵贖罪判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  
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對

前人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  
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匪他致旣因表以勳賢咎雖自貽  
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恤緹紫

猶聞贖父齊分石窳豈不庇身宜聽輯矢之辭難奪贖  
之請

孝感門

澤中得董判

王祖母饑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取土得董粟遺之後有  
火過於西隣隣告云妖有司科之使司奏請旌異

對

馮待徵

至誠感神天道應善雖欲蔽德其如予何王祖母病旣日  
臻其脆蓋闕劉公孫孝惟天性懇鑿多勤坐北堂而搔一作  
招魂仰南陔而結思是賴天靈其鑿地輸其珠綠董欺霜  
而杏榮紅粟無稼而呈粒此一奇也又何如一作賀焉况丹

燄飛空以災糜竺之室玄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隣者奚  
愚以厚誣而害物有司何酷載重詰而傷仁明哉使乎清  
識遠矣舉直錯枉揚于王庭蒙雖不才請從斯矣

同前

玄象凝邈群品必具流潛昭著衆感無隱懿哉公孫躬履  
節養悼彼祖母歛纏饑疾心乎謂何天亦明視驗粟有殊  
於籬下泣董終同乎澤中可謂嗣德劉殷追縱李密激芳  
塵於西蜀藹嘉聲於東晉霜竹擢筍自可包羞冰魚振鱗  
頗亦慙德弟如蔡順伏柩劉昆叩頭驚風由其蓄緒洪焱  
爲之卷燄精誠所致緇素備列嗟乎至孝孤其善隣所司  
科妖將涉厚誣之酷明使旌異深符清德之美

夢得籬粟判

索和誠一作成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握得十五鍾鄉  
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對

員峴

穹壤之福允及君子純嘏之徵良歸盛德索和誠孝摠心  
極義切天經其行則晉代荀何其道則孔門曾閔獲西籬  
之粟遂一作便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應招獄官之訟愚  
謂不可一作如此况夫賢哉

同前

楊守納

索和至孝居家貧窶因心則烏鳥翔翔弊服則懸鷄碎羽  
立錐無地門挂陳平之席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筍五芝

繁茂氣雜仙靈四壁森羅隙流頽日遂得玄穹降祉紅粟  
呈祥不資南畝之勤自有西籬之錫諒真符所降非純孝  
之精欲以表斯孰能若此鄉人庸謬妄相詆訐不違劉殷  
之德須遵呂侯之典

同前

索和中和產德純孝為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  
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省切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  
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夢有徵啓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  
自能貯於西籬庾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畝動天地而降福  
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覩於茲伊索氏之鄉一作  
化人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誕一作詞固宜

及坐

赤烏巢門判

乙喪親之後家有赤烏巢門白兔遊墓人告不報官司

對

仁者曾與孝哉閔子感彼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顏色為難  
溫清是切顧罔極而何報當末錫以攸居致愛敬之歡盡  
哀戚之性宣父為政足可連芳穎叔稱純行堪施及志義  
冲潔精神洞昭故得赤烏巢門白兔遊墓霞明丹翼翹日  
彩以揚光霜映素毛皓月華而皎質匪徒銜美寧用報官  
人也無良訐之非直乙兮推孝善則可嘉宜表陳遺之感  
用旌吳順之行

投牋獲弟判

河內縣荀君林乘冰省舅冰陷而逝兄倫求屍不獲遂作  
牋與河伯經宿冰開獲君林執牋出鄉人告稱妖惑

對

覃懷舊壤野王遺跡元凱造舟於後忿生食邑於前自晉  
啓山陽鄭錫河沃精靈有作人物代興相彼君林實爲茂  
族感如存之念恭自出之心憑河履冰自貽陷溺終墜而  
死當柰若何類無忌之末休比元陽之相負况鶴原稱誅  
本在急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嫂溺禮通於援手季沒義  
切於投牋孝悌之心聰明正直靈鑒在斯信宿之間克備  
喪禮誠有應於今日事無隔於古人告以爲妖未符通識

誣人之罪法有恒規請據愆尤以定刑典

同前

風化所行德義爲本煥彼經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著循良  
道存甥舅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寧止  
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璧故使薄冰必履微軀  
不恡乘遊水而長往詠龍君而久辭兄倫志切鶴原情敦  
鴈序散彼棣一作花萼恨盈東注之流川一作投于牋牒泣下  
西門之恨疑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緇帙雅譽標  
於今古執牋而出自可矜於至仁鄉人告妖恐或紊於常

典

嫂疾得藥判

顏甲養寡嫂疾求藥無出有童子授之化鳥而去隣告妖  
具甲不伏

對

天鑒昭著神心正直苟精誠而聿敷何貺施而靡應顏甲  
族承先哲行不違仁寧見倨於下機每防嫌於通問榮擢  
棣萼痛違愛於仁兄諷起伯梁遂虔心於寡嫂衣冠肅敬  
方禮國而躬勤衾枕嬰纏忽嬾闔而寢疾四時有厲始見  
攻裏五藥無資爰將暝眩至誠攸感異兆旋臻豈童子之  
何知有神人之叶契香囊遽委俄瞻見於靈虵歛衽方廻  
宛遷形於翥鳥聯翩彩翮疑徵入夢之祥塊北玄功即降  
痊疴之慶勿藥有喜道則雖殊無言不酬一作義終可尚

鄉黨稱孝固足當仁隣伍生誣何誠蔽善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八

判三十六

孝感門下十七道

墳樹有甘露判四道

紫芝白兔由刺史善政判二道

男取江水溺死判四道

賣宅奉葬判一道

不除姊喪判一道

不用父言殉葬判一道

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贖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廬青鸞鎮

集白鶴一作鷓鴣翔翔縣令張德以為孝感刺史欲旌表鄉

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對

殷賢所親云喪罔極纏哀集荒蓼以崩心攀寒松而泣血  
既流悲而遶墓遽結欵以成墳所以白鶴青鸞靈芝甘露  
翔集墳塋之際降生蘆樹之間善應類彰禎符洊至所感  
雖因孝致論孝亦感皇風旌以門閭實將無媿告以祥瑞  
良亦有疑

對

楚州淮海北距江水南濱挹桐栢之遙源酌柴桑之遠派  
人沐無爲之化家覃孝理之風殷賢志切茹荼誠深負土  
故得靈芝三秀如馬如龍甘露載垂爲珠爲玉鳴琴邑宰  
先以檢尋集竹州司欲加旌表但喰和欵德日用猶迷舞  
鶴翔鸞天心有屬瑞允彰於周德孝因感於殷賢梁靜雖  
陳還宜準此

同前

殷賢名編澤國業預封人荷聖皇東戶之期感孝子南陔  
之詠仰攀風樹俯蹈寒泉同王哀之手藝松栢比平原之  
躬脩墳墓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徹幽明祥聞動息故得  
春芝列秀曉露凝其青鸞廻入鏡之容素鶴舉聞琴之翼  
縣案檢尋非謬州端勘亦不虛靜是鄉人親來投告以爲  
盛瑞咸屬國家但以子輿之冠前詢烏集休徵之屋一作室  
復見魚游則殊貺之來誠關於至化而楚州申狀亦符於

文苑英華 卷之五  
孝感事緣獎勸理合申明眷彼門閭固須旌表

同前

劉憲

殷賢名編荆楚行達神明寔稟先賢之風遍聞至孝之感  
其露降其樹還同淚栢之林芝草生其廬即在寢苦之室  
雖禎祥驟委諒神理無欺而謗議是興為鄉人所惡且求  
諸故事抑有前聞率土莫非王臣含靈皆用天道通論則  
歸於有國析理則存乎其人以匹夫之感皆為王者之瑞  
則皇天所相何彰孝德之深梁靜須正刑書刺史不煩疑  
惑

紫芝白兔判

懷州申衛士楊建德被差鎮勅到之後母亡遂廬墓側哀

毀乃有紫芝生白兔來馴州司請加旌表廉察以為避

科罪

對

橫戈出塞雖五校之嚴規主奠臨喪亦十倫之重制建德  
身參戎旅名列材官負羽翬鞬將馳邊戍枯魚銜索旋迫  
私庭瞻大樹於轅門痛風枝之不靜聽嘶駉於戎幕感隙  
駟之難留燕雀之心已纏於罔極熊羆之效未遑於載馳  
詳甲乙之科無虧典禁推忠孝之道何爽公私既而匍匐  
墳塋克窮隴隧霜露之思義貫天經精感之徵遂彰靈應  
白兔呈貺背三窟而來馴紫芝符祥對九莖而擢秀州司  
請加褒異錫類之儀載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

乃成



聖朝孝理史官自今發揮楊建至誠門閭固宜旌表

芝草白兔由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王懷俊幼喪二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至孝潛通  
屢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濟仁明訓俗  
善績著聞廉使以為由刺史錄奏懷俊不伏

對

高思元

天經地義聖人不加通幽洞冥神心必應懷俊幼傾怙恃  
早標孝德無窮之思已結於楹書孺子之感更纏於匣扇  
既而日月有時爰從筮宅墳塋是託俄見葺廬馬鬣新封  
牛岡載闡有同文讓栢逕栖烏還類許孜蒿埏集鴈故得  
皎皎仙兔孕質而呈祥藹藹靈芝抽莖而表瑞豈以劉家

之董唯出於生前王氏之魚不彰於死後此由聖皇御寓  
恩覃錫類神靈滋液品物昭蘇純仁蹈於二儀禎符效於  
萬象假使六條闡化千里宣風侷郭賀之深仁媿劉寬之  
善績何禎祥之所及豈徵應之所臻庶察推功妄塵旒宸  
懷俊不伏徒勞漫訟莫大之孝何以自安

同前

孝通神明誠感天地烏馴兔擾聲高曩傳芝秀董榮事藹  
前史嘗聞其語豈獨古人王懷俊性實由衷行非外獎風  
樹不靜遽軫攀栢之哀陟屺無望終纏負土之感豈惟坐  
皇驚鶴故已祥霄集鴈遂使金英孕彩棄神葉於芝田玉  
毳含暉接仙毫於麗魄斯固仁聖有道至德潛通兆庶沐

化以自效動植乘休而相感非借瑞於閭里不乞靈於郡  
縣而利濟仁明不問喬卿之德察一作使使風績未見王褒  
之頌掠美竊譽在濟雖是有心假應移禎於使無宜妄察  
昔聞讓善今見爭功貪天之誠頗同於徃責無伐之願亦  
察於前事但論孝則義歸光國於師則不許讓仁與其抑  
俊而揚濟未若捨貴而褒下任雖通廣孝實因心許與一  
介之人豈累六條之政既繼錄奏須更申聞勸獎之規竊  
將合序

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爲之服

對

孝乃因心禮從適變惟彼顧乙德合天地其肯必在於無  
違承類克遵於不匱瞻言愛子取汲長江庶南陔之不虧  
豈東流而永逝掌玉茲碎庭蘭坐歇顧斯惟疾之憂恐阻  
長楚之樂既不彰於泉服誠有切於班衣雖失禮入刑合  
寘爨典而割情循養庶可權宜既竭姜詩之孝無寘蕭何  
之律

同前

顧乙行繼人志譽美天經嘗申不匱之誠每竭服勤之養  
母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將植杖之男當其抱甕之役  
異曹娥之父無復還屍均屈原之妻空餘徃恨縞瞻前誥  
既有同於姜詩詳彼舊章亦何殊於庾季雖云不服欲寘

何幸

同前

立身之道忠孝為先訓俗之規喪紀攸重所以王祥王覽  
曾閔曾參曉於九族傳諸萬古顧乙芳搖羨箭業嗣良弓  
挹至孝之清猷得隨時之大義母之所好志必無違嘉旨  
精誠乃臻異物長江汎濫取汲何功孝情至切於求魚喪  
制奚遵於舐犢欲遵寧感恐阻承顏所以僂俛于懷幽哀  
密念憶將鷓之曲不忍聽琴對驅蚊之宵更勤扇枕眷彼  
純至足以揚名逝者如斯男何不吊三殤之服誠合切於  
哀情五禮之文貴取順於顏色既循姜詩之孝難科漢尉  
之刑

同前

顧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義方深倚廬之思何極  
一作扇枕温席造次無違候肯承顏欽從所好屠雞留膳  
不為執友之賢求鯉探泉無入隣家之饌順慈親之旨忘  
愛子之勞屬以廻浦生風長江起浪因茲汲引遂見沉淪  
乙類姜詩無復弄璋之念男同精衛空搖一作街石之悲  
不服以殤初疑越禮苟全於孝取叶隨時既有符於古風  
恐難冥於令典

孝女抱文苑出判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一作乘船衝濤  
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

父苑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一作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工  
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五相  
青鳧坐覆忽識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  
悲纏枕草志切投牋忽以祠瓜何殊薦艾疑作街心似石  
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陵波  
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媿褒揚  
未題黃絹之詞先寘玄纒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  
立碑理應為當

不除姊喪判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  
也

對

喪雖寧戚禮且飾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  
深血屬禮過時制與鮮兄之嘆情既鍾於孔懷及居姊之  
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  
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為苟在禮而或踰過猶  
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居喪年老判

得景居喪年老毀痛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鍾

對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迫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爰從肉食唯服麻縗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君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親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賣宅奉葬判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為禮

對

前人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肅自諒欲厚於卜宅

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心葬具之豐備於俯九泉顧家庭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喪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因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乎益侈合仲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

得丁為士葬其父用大夫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對

前人

禮惟辦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下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魯元易簣正位於大

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不用父言殉葬判

一作嬖妾為殉判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

因心之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九

判三十七

畋獵門十七道

畋獵三品判一道

覆車置罟判一道

金吾不辨夜判一道

不饁獸於郊判一道

澤虞傷田苗判一道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一道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一道

仲夏百姓弋獵判一道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一道

用毒矢而射判一道

金吾不供畋矢判一道

搏獸判一道

捕獸判一道

捕鳥鼠獲豹判一道

採捕判一道

觀魚判一道

取魚判一道

政獵三品判

景畋獵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為強暴天物且違時禁景  
詰三司訴持法不中

對

大易立象以畋以漁明君順人有典有則用能遵彼蒐狩  
奉于蒸嘗景何人斯祗若王命弧矢之利未聞貫於兩會  
違且之宜遽見論於三品斷暴天物幾於深文張皇已功  
何追自汰且因貳而濟刑可小懲欲一以窮禮一作云奚  
獲徒為薄訴豈不多慙

覆車置罟判

京兆申鄆社間有覆車置罟縣悉焚之百姓訴財失業府  
責縣以貧人弊政縣訴云此並犯禁之具若不毀除是謫  
人於陷阱也

對

惟聖開物以仁興化無麇無知覃率土而知方以畋以漁  
在王畿而愈一作逾禁所以中綸式降野揭恒書雖鷹隼之  
已飛猶罟羅之不入一作入澤且政惟通變豈傷財以害人作  
為網罟蓋備物而致用况今庶類蕃殖蒐田有時祝遵殷  
后之辭俗卜文王之囿必也專司牝牡晉臣有誠於虞箴  
如或不施林逵蜀土何妨於釀具俱焚見及置罟若在於  
崑岡弊政攸加縣法誠傷於鄆社伊府之責允得其中  
金吾不辨夜判



金吾不辨夜草止者不慎左巡使舉劾訴云五月教菱舍  
自有所由不伏

對

國有振旅畋且順時將利武人之貞是明司馬之法惟彼  
菱舍掌夜於軍器械儼陳防困獸於奔北名號明立與衆  
人爲司南指事旣取於隨時應命亦同於影響金吾不辨  
舉劾謂何自爲警夜之司寧分驅獸之命周亞夫營細柳  
制敵宜遵李將軍過灞亭宵行何禁左巡使糾非其罪讎  
以抵尤草止者職司無他孰爲不慎請從夏卿之教無舉  
秋官之典

不饁獸於郊判

得大畋所司不饁獸於郊御史詰之甲云將頒禽也

對

設彼大畋陳其盛禮車徒畢備饒鼓皆作三發三刺無差  
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旣而獲耳之校未施樂逆  
之儀方罷所司莅職舊典攸著何饁祭之云廢乃頒禽而  
是先宗伯守官實虧於古制主吏問罪雅符於通職以茲  
見詰理合無辭

澤虞傷田苗判

乙爲虞所司夏苗乙萊田表地或告有闕訴稱恐傷夏苗  
仰正斷

對

乙為澤虞掌於原獸司其牝牡職在畋漁逢有司之夏苗而猶秉於周禮至於萊田表地事屬農休驅豕迎猫恐為稼害何得迷夏令之事行冬符之儀翻罪守官之人奚勸在公之吏或者有告訟則未孚虞人所陳辭皆可據請從審允寧使厚誣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

甲畋于郊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辭以守官

對

林麓藪澤以畋以漁農牧衡虞是糾是禁禮無變俗政在守官甲獨于何不減厥訓雖弦弧或進足以表微而皮冠不懸無聞受一作爰令法司順諛成德舉以為非君子正直

於人躡之無怒可否之理居然易知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

中郎高牟率家僮出畋晚歸滋水長因醉使酒呵止云遠勅出畋牟云今既斷酒豈宜帶酒忿競詣金吾

對

高牟早承亭育夙效欵誠背牛加之絕壤奉鷹揚之峻秩屬以葉下黃山草排丹浦歷非熊之舊徑徇逐兔之荒遊既而獲已多乎言指霸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廷一作尉之呵類寬饒之發狂焉知去就同季布之飲酒豈辨尊卑既蚌鹵而相持乃齊楚之俱失則獵雖有禁文不繫於蕃官酒乃停沽限未拘於自飲若其因酒入罪豈非釀具招

刑以獵為違則是移轅獲戾彼此俱無本罪論告皆失正途既詣金吾之司須真正條之典但告雖不當狀匪構虛不可從劾及科宜以不應寘罪待知官蔭方定刑名

仲夏百姓弋獵判

得鄭州刺史燕範以仲夏月令百姓弋獵觀察使糾其違令云為苗除害

對

網罟之設有自來矣犄角之用其可廢乎苟利人阜俗亦遠令何咎燕範榮叅建隼職列褰帷將布政以頒條故違經而合道當仲夏之月畋以為苗居專城之尊德惟除害不麇不列合取則於禮經以畋以漁蓋規承於易象且獸

暴物人何以堪俾肅肅免且不忘於詩義芒芒禹跡羗疆我甫田雖黎庶勞四體之勤而畎畝取十千之歲則原田膺膺不逢走險之遊稼穡芄芄豈雜食華之地刺史為政諒在隨時觀察所繩奚將勸善寘之于理恐未通途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

丁畋于渭表毀耕者之瓶詬丁及父為厲一作事

對

眷彼獵徒情多禽獸之獲語茲農者心惟稼穡之勤鳴鏑弯弧適騁麗龜之妙晨耕夕耒殊異非熊之師坐毀重丘之瓶行取閑門之詬苟敗其器宜徵陪償之資言詈彼尊有虧耆耄之敬野人不敏於義何誅

用毒矢而射判

乙用毒矢而射迹人禁之云貴其必獲

對

大獸小獸各有攸處敦弓絜矢隨利而行爰俾迹人職斯  
厲禁用捨必由其令左右無乃失宜苟封毒而重傷雖省  
括而何符况今物遂蕃茂政和鍾律四靈雜襲百端同休  
彼何人斯虧我王化禁之可也多訴奚為

金吾不供畋矢判

金吾申不供畋矢冬符有關

對

制國之用一作必歲之秋量大小而用地審豐耗以視年

化為鷹見草木之搖落豺旣祭獸設罽羅而以漁然

順時出遊因隙校獵俾虞人以入澤閱車徒而展事昆蟲

未蟄無以火田麝郊不傷動必討叛金吾申上田矢不供

職司其憂冬符慮闕然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合供雖則不

供恐闕固應未闕若官曹立限送者遠程於理難容請從

嚴斷

搏獸判

山有徒搏殺獸者請賞州之所不與使科州遠式不伏

對

賦受不同勇怯殊迹瞻彼徒搏罕能為之眷乎傷一作生

吾所不與何者啓足貽訓嘗不愛於遺驅履尾有言翻見

矜於扼猛撫事雖殊愛已除橫誠則利人州司執文切同  
膠柱使科違式所謂合宜

### 捕獸判

設穿獲取獸而誤陷人按罪不伏

對

山有猛獸林木不伐擇肉而食已假喻於秦君在物為患  
實有同於周處所以真氏張弧設其穿獲冀疑蹊在足李  
陵無憂於垂餌檻穿搖尾張衡絕言於搏翼人之誤陷罪  
亦何加且啓塞從時古今明準若鷹隼未擊設者誠則匪  
彘如鴻鴈已飛陷人豈可有訟兩端斯按一言可蔽

### 捕鳥鼠獲豹判

甲捕鳥鼠獲豹以為有異送官求賞所由科罪

對

網罟結繩見彼取禽之道雄雌共穴聞於導渭之山甲雅  
志平生盤於是習利有攸往每懷馳騁之娛適我願兮仍  
持採捕之術既尋巒而討谷遂乘幽而歷險罽羅未亘傍  
掩西嶺之巖霧雨潛栖并獲南山之獸然體君子之變雖  
符豕象入虞人之羈蓋無奇異瞻言賞典或恐難從乃眷  
刑科寧宜濫罰

### 採捕判

甲採捕為業斷溪路之木不殊夜行者過乃推蹶科故為  
罪訴云暗中不審

為利殊途生人各業或豺已祭獸罽羅方設或獺未祭魚  
津梁仍禁惟甲情閑採捕志樂畋遊即鹿于林涉崎嶇之  
險道將禽伐木橫結屈之荒途所以盡巢穴之羽毛窮棲  
宿之飛走竟歲趨未彌年棄本相彼夜行不遑宵處河傾  
左界捫暗樹以求溪月映前峯度幽溪而失路倚行招譴  
推蹶貽災斷之者雖則不殊觸之者有同非意不利攸往  
是妨行邁欲罪故為良難與奪覽薄言之訴援一作不審  
之詞法貴在寬庶從非濫

觀魚判

同州刺史矢漁而觀之御史糾彈辭曰農隙以講事仰處

分

對

爰整車徒用陳蒐狩辨其貴賤習以威儀將七德而聿脩  
在三時而無害眷言刺史殊昧禮經在施政以庇人無聞  
去獸苟徇情而畧地空見觀漁且魯隱如棠僖伯稱諫有  
窮遊洛虞人獻箴從皂隸之賤司誠當失位輕公侯之重  
任實曰曠官理合緘言豈宜文過請從繡衣之糾勿聽彤  
襜之辭

取魚判

有人取魚輕車重馬或告非法訴有古義

對

彼何人斲漁以爲事結廬逃境吟澤畔之風煙垂竿振緡  
盡河邊之歲月坐嚴陵之磯石芳餌長懸入尚父之盤溪  
游鱗或躍始虛徐以在藻亦沉淨以遶蓮臨川之羨不忘  
入肆之求何遠殊野客之來獻匪曰猶賢類詩人之遊梁  
方聞起訟或告非法未見其宜採川徒山實庶人之攸利  
輕車重馬合古義其何傷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九

判三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

鹵簿刻漏印鑑枕鈎門十三道

差羊車判一道

好長鳴判一道

引漏水判一道

得亡印判一道

獲古鏡判一道

斫街樹瘦造枕判一道

造削判一道

削金判一道

好鈎判一道

皮判一道

戒豐判一道

私製九章判一道

衣狸製判一道

差羊車判

丁被差羊車小吏辭曰籍小年高

對

國章攸著人命是懸莫匪黎昨咸憑版籍設令齒貌則長  
其如名數不踰二十朝之大夫既不登於鴈行十五府之  
小吏亦何取於羊車徒有訴於高年終無補於茲日理宜  
小冠趨事短服駿奔陪晉后之行宮爰紆御女從衛君之  
過市長觀王人語事不闕於奉公論職豈卑於陳力過為  
辭費殊謂不然

好長鳴判

子弟好長鳴隣告是過聲

對

文物有章威儀以等式昭邦典將紉禮容繫鼓戒宵發五

通於神警金鉦節旅齊七步於軍氣由是六函擊土載享

原田奏角鳴輦爰威疑鹵簿蓋偏伍之為用誠子弟之能

學籥章且誦古典猶施於樂言長鳴好為今日翻抵於隣

告過聲本防於建國吹節何傷於習常擊此刑書終貽滅

趾能拾功錄過無或噬膚金矢尚艱緩罰奚詰

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衡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龍口吐轉

注入渠法司以為虛妄科不應為不伏

對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璿衡有用為魯侯之金鑄  
昭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丰撮不謬玉節斯調



晝夜必盡其規天地莫逃其筭登室視朔觀雲物之必書  
拂瑄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挈壺望朱  
鴈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霧時降波結霜盤之中畧刻  
相仍流泄衡渠之下在金徒之昧職徵玉典而可刑不應  
為而匪為甲無過也不應告而輒告乙有罪焉請從罰杖  
之科以明抱箭之士

得亡印判

丙拾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對

車書混同聖德汪濊朝無刻印路不拾遺謫夫主司遂敢  
亡失靈龜迴顧疑曳尾於途中神散無依遽韜形於私室

景也行用實謂亂常須寘霜科以懲日拙

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拏忽破甲  
訴闕進令科誣罔

對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戶須任指揮甲於維嵩得之  
古鏡宛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翩鳩鵲是懷納用先皇銅印  
宜照舞鸞旋臨玉掌坐如半月昔年挂竹應寵全形今日  
翻菱唯看碎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原擊欲尤誰過  
作尤但空桑之理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聞化鼈况時  
誰過經歷代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為照膽理可緘

心仍敢浮詞尚論闕進事同慙豕累匪厚顏何得牽迷公  
為嫁禍令科其妄終非慎罰

斫街樹瘦造枕判

人有告木奇斫街樹瘦云擬將造枕進金吾劾之

對

通衢四會奇樹衆鬱布夏葉以成帷聳雲柯而似蓋日來  
月往鳥剥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困而  
載瘦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木奇心規草竊揮雪鋒而斯就  
抵霜簡而何逃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按以刑典恐多違於  
獻芹原其情志夫何妨於進枕枕雖未造誠即可嘉伊此  
木奇造進生於意表欲申芻議賞罰惜於愚衷請更斫根

展寬抑曲

造削判

丙居魯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氣

對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為度必禁於回邪  
俾夫越鑄燕函人能為也宋斤魯削氣得良焉丙隸工人  
居肆事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煙將視赤龍  
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上風遷徙之殊理睽於分理  
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乖中典  
觀乎獨斷未息群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削金判

甲為削金居其二或糾之曰欲新而無窮也不伏斷罪

對

精鋼既鍊器用爰備或賦斯一鼓或徵乎九金俾人興行  
其利則博瞻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冶百  
工居事史列於周官而運思無窮成能有則光如濯雪豈  
徒陽劍之奇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雖用之日久若新  
發於研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礱之助或人相糾深謂無  
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好鈎判

睦州刺史齊顓好鈎廣召巧工有能為鈎者賈金五鎰新  
安縣主簿錢本造鈎殺其二子釁之以致於顓從顓索賞

顓不與云蓋是常鈎懸何索賞本乃抱鈎泣呼其子名鈎

遂飛著父背刺史科妖妄罪不伏云有節疑作前闢

對

齊顓承榮梓闕作鎮桐廬化洽循良行聞棄戟情惟奇古  
方欲好鈎未宜邵伯之風且徇吳王之躅錢本雕鑄擅美  
冶鑄標能盡思管於宋弓窮神等於越劍織形孕玉疑懸  
秦女之樓曲影分鈎不若任公之釣於斯殺子何謝燔妻  
既極巧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遼豕之從來此乃  
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痛繞結著背之應斯彰  
雖頻會於前闢終取驚於即事刺史學殊該博情懼妖訛  
莫酬吕相之金先寡疑陶公之璧初聞或疑孟浪當察理

合推繩何者砥犢恩深將雛調切自可慕茲携劔聊追五月之歡豈得同彼釁鈞遽天百年之命既虧天性湏冥霜科請歸叢棘之曹速按鞭桐之罪

皮判

鮑人恃財信之而杜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云舉直錯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對

周禮是視鮑人為常樹之列司成乎致用劔革則武豹斯別為鞞乃大羊不分眷也云時載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觀其所由引之而伸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雀弁之儀其服奚設烏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為合度之資

摺其不任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化惡為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戒豐判

施道安有誠豐人給之是不祥物遂命棄之因取以告縣

對

惡盈好謙天人同道備物致用器象攸明作必有孚服以為度有而不珍越人何臧於章甫貴而見薄楚國誰信於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構殊魏瓠之奇質何生濩落之嫌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捐之阻且言行之表信德之符或入給之行可知矣竊物為譽信其謂何愚以見疑施氏有請於朦瞽取為已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謂可珍得而送

又苑英華 卷一 金華卷  
縣賞則及爾一作刑其捨諸廢賞則無勸將來置刑則有  
懲同惡名器不假斯之謂與

私制九章判

乙私制九章重等

對

車服以庸衣裳在笥豈宜鵠冠好聚不可繁纓以朝司服  
為官制章程而有敎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公朝  
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既越人常且非君命  
妄從重等敢此輕然工歌遄死之詩士寘不應之罰合於  
至當誰曰不宜

衣狸制判

或人衣狸製有司糾云不稱其服

對

車服以庸威儀有節各得其所無相奪倫戰者先登昔嘗  
聞於狸製或人匪服今頗同於鵠冠苟慢經以背常固速  
无以貽咎身之災也妖實人與刑其恤哉理在無捨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

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一

判三十九

軍令門上十九道

執鏡失位次判一道

挈壺挈轡不供判一道

載稻判一道

誓戒判一道

請侯降者判一道

不受敵判一道

先登判一道

斬將後殿判一道

戰勝作爨器判一道

克狄拏來判一道

獲五甲首判一道

為將失禮判一道

旋凱獻俘判一道

獻捷稱其伐判一道

還生口判一道

獲俘衣之判一道

單醪投河判一道

受敵人藥判一道

將不迎制書判一道

執鏡失位次判

公司馬執鏡或告失位訴云不爽疾徐之節也

對

分命庶官各供所職有厥居守無相奪倫師貞丈人或曜威而振旅政成司馬將作氣而利用則擊鼓其鏜執鏡以節苟遠疑作表盈竭無乖疾徐類援抱而可嘉何動槍而能擬或其失位訟匪有孚我則辯明訴乃無咎

挈壺挈轡不供判

律挈壺氏合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對

兵用嚴班位在守慘不畏法是疎乃官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井軍令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俶擾於侯度使介冑之夫云思拜非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失故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載稻一作養士判

甲為侯邑隣于虜每載稻與脂於車行孺子之遊者無不舖也無不歎也必問其名居廉使奏飾訴邀譽訴云候其壯以威虜

對

介狄存居緣邊鎮國有備無患則為邦之大同使勇知方

乃訓人之善者惟彼甲也膺茲利建食兼縣邑位列通侯  
密邇寇讐每惕不虞之至不一作無忘戒懼空思誘掖之仁  
載稻與脂惠雖存於孺子式舖且歆吾淺爲之丈夫何則  
政貴有恒弗惟好異仁稱兼愛無獨孩提徒必問其名居  
亦奚俟於丁壯絕其分苦事雖均於越王小信未孚曾不  
酌於曹劌廉其邀譽法則傷深方乎詐善理難寘罰

誓戒判

甲掌誓戒鋪敦大防人告其給遊云不可測度

對

國章有節軍政必戒茲不率典誠爲曠官甲屬當戒行謹  
初乃事鑿門而誓伐鼓以律戎狄孔棘懼邊塵之是侵咨  
謀有方遂鋪敦而外禦式遏寇虐載孚備預觀舉以動在  
春秋而則書匪給而言於雅頌而何失彼人所告不亦厚  
誣勿得孤虛之奇無乖測度之道

請侯降者判

浙江西防禦使請侯降者御史臺守約而爭云非功臣

對

褒德祿賢建封列爵以勸能者且旌善人惟彼輪軒是職  
防禦敷其七德耀以五兵故戎狄之人重譯來朝北闕蠻  
夷之類稽顙願沐南薰使司欲以德招携請封茅土憲臺  
以舊非心膺未許繁纓得失可知與奪斯在且官不必備  
器無假人願取則於周書無貽誚於漢法



不受敵判

安西使路中遇賊命其改所受辭不耳致官甲以死王事  
論賞所司以為非因戰陣不合訴者不伏

對

刑典有常君命無貳臨危不撓視死如歸瞻彼皇華職思  
其任眷言青史惟其嗣之况西蕃小寇亂我邊境忠臣効  
節絕其姦詐使國之軍威得存乎信人之質直以成其名  
事有類於解揚見稱晉代節無虧於蘇武不遺漢策斯乃  
一言可以興邦獨行可以振古宜申厚賞以勸不能何所  
司之見疑昧將軍之雅意訟端不息誠合其宜

先登判

甲先登死於雷下司馬三禭之與之犀軒直蓋御史劾

專命

對

委質策名惟忠與敬苟失茲道未之前聞甲實鯁生情深  
義勇常思報効願納忠貞且預公徒寧懷於倒戟忝膺介  
士遂自於先登嗟爾徇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丑父見  
薨則類於紛如

左傳石之紛如死於階下

難不越官我其懷矣死而利

國爾實為之何直蓋之先華俾懦夫之增氣生涯已謝  
魄焉依昔日求屍則聞五家之免今承寵命遽申三禭之  
儀優則未乖論且非當徵諸魯史親推見賞於無存考以  
國章襚服豈聞於祈父効為專命對將何辭御史頗得於

彈毫司馬宜懲於出位

斬將後殿判

景為將斬將舉旗還後為殿久而不至師詰之云馬不進非敢後也

對

讓禮之本矜伐之賊大勇不鬪小智自私故范宣執謙其下皆讓宣尼垂訓欲速不達景也出師自承王命被堅執銳皆奉廟謀斬將舉旗莫非皇化雖聞拓地之績未可貪天之功彼師不仁責其後殿有詞則捨之可也許善亦不猶愈乎

戰勝作彛器判

小侯戰勝作彛器銘功林鍾軍正訟言時有妨小侯云以示子孫不伏

對

天子令德名

銘

作

曰日新諸侯計功取彼凡獲未啓厥後

無忘遠圖方展器於罇彝果昭宣於篆刻所以懲其不恪

載此嘉猷何蕞爾之小侯敢招賢於大國雖出師

師以

律其如尅敵之雄而救死何庸乃是因人之力同季孫之取惡且鑄齊兵聞臧氏之所言誠非魯德亦胡顏於燕翼遽有訟於妨時請從軍政之言以蔽林鍾之失

克狄拏來判

甲克狄邑長拏來有非察者以有

疑作

拏行軍吏執之云

非事士也

對

弧矢所以立威征伐所以柔遠瞻言甲也利用行師奪長策以從戎俄聞獲醜遽前歌以獻捷方見勞旋惟彼非寮職居何等將守死以效節豈成仁而有渝謀之孔臧實曰有倫有義忠以明訓必也主亡與亡行為盡室之謀坐為刻吏之詰類伯夷之潔已不食於周同夙沙之策名何賴於鼓主則辱矣士也何依既無二君之心宜遂匹夫之志

獲五甲首判

景獲五甲首請隸五家御史按景干賞蹈利訴云銳士

對

林明在時蒸人亡戰雖塞垣無恐猶勞禦侮之師而銳士德戎理急策勲之典日者白蘭塵起紫塞煙飛無風而羗笛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天子聞鼓鼙之響按劍興師將軍厲甲冑之容登壇受鉞景以聲雄薊北望重關西斬將擐旗威推八陣屠兇執馘勇冠三軍盛績攸聞戎氛自滅甲首五級功可傳於藁街請隸五家罪方招於石室論咎雖云蹈利據理抑可酬功罰疑從輕景訴誠為順理賞疑從重霜臺豈可置刑既有司存請依彝典

為將失禮判

甲為君之右令將卒取清有司劾云雖免君之難而失右之禮訴云若不欺軍安得不獲

對

危事不齒善敗豈亡苟能愛而盡忠何傷詐以兼智惟甲  
跡同丑父貌類項公立於戎馬之前應識被廬之術進則  
思賞退則圖全擁鐸拱稽初言以律靡旗亂轍俄見覆軍  
方知處死之難期於隕命之禮梅林止渴蓋是從權竹簡  
議刑將何勸善免於軍難亦曰師貞殊不知索彼車中范  
睢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存宜表洋洋之人以旌赳赳之  
列有司見効無罪可書

旋凱獻俘判

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効之軍司云投距石者

對

兵居死地百戰功宣將鑿空門三雷平獻凱度關山之月橫  
笛吟秋驅隴路之風長旌曳曉實賈子勇寧老我師告捷  
攸屬獲多斯舉故得繫頸請命不以懸首為威亭障罷警  
邊城偃柝十角搖讐二毛就擒徵吉可縱在今莫捨旣負  
投石之力允當操袂之來執法効止未諧通議請依軍見  
得謂其宜

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驟稱其伐

對

師克在和軍政以順將敷奏其勇何求掩於人以為司馬  
出征君子于役即戎禦寇初利於九征執訊獲醜俄獻於

三捷式宣王命大殪戎師而悉引厥功以為已力橫草可  
重坐樹無聞方飲御於諸友遂颺言於執事同邨至之稱  
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之鳴班列不同終  
在七人之下聚為怨府職在亂階蓋是速戾於爭功實乃  
包羞於閱禮不可在位何以佐軍

還生口判

得甲為平盧小將軍軍中有擒得生口者盡還之節度使  
欲加兵罪云古之名將亦有如此者

對

獲則必取兵家舊法捨之一作從從權伐國新意惟甲早從  
師旅久戍邊庭將立大勳以圖貴位爰從是役得展其謀

於萬人之中力能獲醜用七縱之術志在平戎是則捨此  
一家將來九族果取其國何止於鄉類孔明之用師威懷  
蠻長同叔子之居鎮德服吳人皆呈輔相之材明於制度  
誰謂福禪之任暗合前規節使屬當戎行未知軍要此宜  
論賞翻欲加刑由是觀之罪有所在

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為非曰使其如歸

對

德以綏邊仁惟克敵必將制勝是曰能賢乙出師以和攻  
昧以順戈矛雲合士卒星馳既左旋右抽期一月三捷人  
思懸布軍以獲俘以為安忍無親黷武無列作其令主徵

治夫之謀費還其侵地善羊祐之取吳則寒者衣之人遽  
叛於南民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孫美績可書策勳宜賞  
彼或非者徒測海而多愧爾有詞焉固包荒而無忤

單集作單醪投河判

得甲為將以單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甲云推誠  
而已何必在醉

對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  
於醉甲寄分外闔令出中權九醪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  
水惠在同沾儻師人之多寡恩逾挾纒如戰士之載渴功  
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蒲腹所貴歸

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是  
集作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受敵人藥判

得景為將敵人遣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  
伏

對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  
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  
費信夫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况兵  
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毒流而不  
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

言 狗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隣

將不迎制書判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對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待集作代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完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判四十

軍令門下十九道

知謀判一道

以囚為前鋒判一道

棄子判一道

愛子為賊所執判一道

擅發兵判一道

矯節用兵判一道

軍副別屯斬人判一道

司馬斬嬖判一道

死政判一道

輕過罰甲判一道

恤士判一道

勇壯踰羽林亭判一道

立功流例判一道

背侍從征判一道

復矢判一道

武用文士判一道

夜進軍判一道

邊將無勇判一道

犯專殺判一道

知謀判

甲為邊將私布渠答仍城防兵御史糾其傷財惰職詞云  
既禦邊寇復息邊人輒欲論功不敢當罪

對

敦陣整旅必務成師正合奇勝亦資制敵苟取強於技擊  
豈見責於軍旅惟甲推轂總戎請纓為將仲升投筆方期  
燕領之封馮緄發笥且得蛇文之兆於是閑途伺敵城戍  
恤人渠答爰施踐更斯遣賦晉臣之一鼓俾困蒺藜削漢  
率之伍符竹歌杖杜虜塵坐清於芄野公問寧候於瓜期  
誠可論功孰宜書罪且如器械為費用不假於千金士卒  
獲休功乃逾於三捷止戈若稱惰職棄甲何所論刑執  
是科失言斯甚雖疾惡為事叔孫誠得於指搃而見善則  
遷子夏自宜於投杖舍而勿問斯則為然

以囚為前鋒判

甲受律討不庭以囚為前鋒簿威去備人告失軍容云先  
者之法

對

古之用兵抑為制勝或以柔遠或以伐謀逸乃楚囚其來  
報也無扞樵採亦我誘焉果而稱師特緼權決不薄之險  
隘不邀之未濟而壯士曲踊於幕庭將軍下失而鳴鼓豈  
止血刃富觀繫俘亦有藏地勢之間用人謀之運右廣初



文苑英華 卷四百五十五  
駕左輪未殷犯圍蹈鋒申厥誠果衿甲面縛纍鼓縲囚列  
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去備類陣振旅使戈旌霜指耀  
征壘而衝喉劔氣風趨駭轅門而籍骨於惟勝敵亦爲奇  
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食之或以其  
不義

對

受命啓行有死無二雖因義以制令寧以權而滅親斷布  
重城先期買勇析骸懸釜冀以論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  
臣多慙於石碣與其廢禮傷愛豈若徇節忘恩既覆醢以  
稱仁何請羨而遺我告爲虧義誰復聞言情則不經古亦  
有素

愛子爲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爲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乙既不許而促  
兵進討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棄子晉財不可爲訓  
不伏

對

君惠於臣父愛其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  
何若乙以忝列蓋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闕於防閑  
欽奉大邦懼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皆罄室以全生  
則因循而來虜掠何筭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憊所

以促兵冀其盡敵雖喪克家之子終成輔國之臣大義滅親且類橋玄之操深仁濟物奚取卜商之慈効以畜財將何沮勸

擅發兵判

甲奉使副討罪擅發兵殺康國王執事加賞或非之

對

臨變有謀始聞勝敵興師一作擅兵無律終以滅凶甲受命以

行觀釁而動輜軒始發將遠使於四方臨衝載馳遂收功

於萬里殊傳介之密旨因取樓蘭若陳湯之矯制更夷康

國况今偃革息馬綏戎紂華奚貪一夕之勲遂侈一作多三

軍之事雖掠美以自滿終嗇禍而難封執事念彼武功以

為勇爵或人思我王度方循政典苟示化以徇物無志

以敗常將為後圖是亦為政

矯節用兵判

矯節使邊逢諸國有難遂以兵革平之議不加賞

對

受命以出惟德之恭見可而行亦仁之勇矯節何者從茲

使乎夙駕載馳異將軍之授律飲冰言邁逢邦國之交讐

同楚君之用兵且聞觀釁殊羽父之能請因見出師愛發

干戈以祈爾爵克寧邊鄙肇敏戎功事貴一作實從宜賞期

當物必也不虞或至拒寇爰來滅虜地之煙氛息漢庭之

烽堠專則可也賞宜及之如或胡塵自飛我疆不聳空勤

遠畧終匪臧謀苟免戾而已多何議功之敢望進退二理庶乎一隅

軍副別屯斬人判

丁為軍副在別屯輒以法斬人主將奏誅之訴云專軍別將不在部曲於法不合罪

對

天討有罪成師以出注意於將稟命不威丁任既干城寵亦受服非以惠敵期於伐謀履武人之貞居元戎之副執訊獲醜義非喪律有度秉鉞誅在明刑議七德以不傷爰九伐而何害主將不能命之以徇分謗生人方欲糾之以違第責以軍簿奉車都尉雖謂專而請誅龍驤將軍固違令

以皆捷况斬之以法乃非徇私副在別屯異於擅殺欲加之罪無以為詞

司馬斬嬖判

甲與戎戰司馬曰所遇有隘毀車以為行甲所嬖校尉不肯司馬斬之以徇軍正奏其專殺

對

受命以出一鼓作氣惟師在和七戰皆獲觀象而動者謂之軍志相時設教者是曰武經甲惟理戎與茲薄伐司馬决勝以先啓行彼徒我車懼其侵軼鑿門受服陳其教令既遇隘而難進請為行而制敵校尉不肯軒之奚傷違其毀車有類荀吳之嬖是稱亂命以戮晉卿之僕奏以專殺

斯則不然

死政判

死政之老求廩食乙以其無所歸供以間粟

對

功立於時身有寵祿政死於國家備哀榮至若羽林孤兒且不遺於漢主膠庠養老猶見恤於周人雖廩食或求而間粟是用法所當得昔嘗稅於關門無若我何今慮擠於溝壑既受一夫之粟何慙七子之居惟乙所供理亦為當

輕過罰甲判

士門使輕過移甲兵按察使糾之

對

制刑閱實勿替前明

一作典詰罪理軍必條隱令將輕過而

既使同寄令而宥人雖疆場無虞而蜂虿有毒欲觀攻取必資甲兵適以分金嘗聞管氏入茲束矢復起齊邦師古可權士門之良圖惟允簡法以削按察之糾謬何深理貴平反寧聞伐善

恤士判

得甲為將卒有患癰甲吮之卒毋哭而訴甲將殺其子請罪之甲不伏

對

總戎之寄爰比善於穰苴受甲之徒忽方疾一作病於荀偃均其挾纊始勉三軍惠以吮膿方憂七發佇盡佳兵之力

坐與慈母之哀非輟哭於敬姜實先悲於蹇叔以父觀子  
固旋踵而無期論一作論將綏兵乃推誠而有及預起三傷  
之慟雖欲防明深詳七萃之謀寧宜見罪

勇壯踰羽林亭判

丁為羽林將超踰羽林亭樓或止之辭曰試弁手搏也而已

仰斷

對

天生蒸民稟氣各異國徵武士以壯為先惟丁力冠圍人  
勇過延壽因材官以効職列羽林而為將恒拔距以習戲  
樂彼從戎乍超樓而自矜聊為試弁各適其適亦謂合宜  
有能不能奚為見正

立功流例判

執戟董元於閭敬下立功流例七百人並跳盪功叙錄咸  
依元格酬勲賜階准元軍司削階不入五品

對

董元藝極穿犀官叅戴鴟言思報國即此臨營冒矢前驅  
爭為跳盪交鋒直進詎肯遷延忽逢蛺蝶之兵遽一作遂掃  
螳螂之卒摧兇殺敵已立殊功準格疇庸例昇榮級前關  
已蒙褒錫後送獨被稽留既申橫草何能倚樹但今將一作  
時執戟雖切披陳曩日橫戈且知優劣既言功薄明即効  
殊懸登執鴈之階慮動續貂之刺

背侍從征判

王靜母年八十身充侍丁第順名預軍團點從征鎮靜棄  
母投募陷陣有功順戀母背征據法應罪縣令以靜闕養  
以順棄軍俱追勘當各科其罪靜云情存徇國順云意在  
懷親既並有詞令不能斷

對

効命捐軀式標於盡節冬溫夏清載竭於因心靜母西日  
沉榆氣息奄奄順弟南風吹棘兄弟怡怡咸承大被之恩  
並籍高堂之慶靜之充侍須崇扇枕之方順乃從征宜著  
橫戈之績豈期兵交白刃侍丁為報國之臣饌躍頰鱗征  
客作安親之子或移忠入孝或徇國違家忠孝不可俱全  
國家終無暫闕投筆以去狀既不合論辜一作戀母而還

亦無煩寘罪銅章既難推効玉律須有哀矜請俱釋  
九章庶並從於三宥

復矢判

劉說家有喪登車轂用箭復蒐人告越禮

對

精氣為物聚極則散遊蒐為變死而有招歸地歸天人皆  
共盡在師在旅禮則從宜若道屬多虞時因喪律勤王徇  
節載居鋒鏑之中委骨捐軀但非歌笑之處既覩亂麻之  
積爰崇復矢之儀亦同簣尚在途盡棺受吊仲尼於館脫  
驂有情雖流千載之聲並是一時之事眷斯劉說有異邾  
人稱是家喪胡申戰禮罕遵升屋翻比登車驗古有殊論

今莫可科其越禮雅合彝章

武用文士判

得軍帥選將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對

白居易

亡身死藝

集作志身死節

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策籌

而可尚奚騎射而

集作

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

為彎孤學劍用無出於一夫閱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

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畧之無

取雖藝何為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

豈唯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將

集作德

未爽能軍

文部執言恐為辱國

夜進軍判

得乙為軍帥昧夜進軍諸將不發卻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對

前人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一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

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詞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

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在昭

文夜號未申招

集作有

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積自可當

辜訴非失辭責乃過聽

集作當罪

邊將無勇判

得乙為邊將虜至若涉無入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畧辭云

內無糗糧外無掎角

對

前人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彼將  
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趨集作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  
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權  
勇箴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而還  
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掎角之辭難  
議建牙之罪

犯專殺判

得了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受  
蔡戟之賜

對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或在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  
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蔡於漢  
儀既有令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  
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子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  
我有尤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三

判四十二

衣冠扇食官酒器炭葉瓦門十八道

衣冠扇

禁楚製判一道

並冠兩梁判一道

執蒲葵扇判一道

食官

甲為食字判一道

庖人進炙判一道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一道

公酒後時判一道 一道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一道

盜酒判一道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一道

有五熟釜判一道 甕負判一道

村人借鐘判一道 斲樹為杯椀判一道

磻分利不平判一道

炭蒙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一道

貯藁判一道 造瓦判一道

衣冠扇

禁楚制表判

乙禁楚制 漢書云叔孫通心降漢王僧之乃變其服如衣楚製

對

衣裳楚楚須辨於彩章而雨雪漙漙以虞其燥濕瞻言乙也  
所習伊何異子臧之不重載時人之將誠同陳咸之所衣  
為大國之榮觀製豈變常事仍師古魯之縫掖君子嘉其  
茂儒楚之服陶當時不以為罪庶窮閭實之典爰寘不辜  
之刑

並冠兩梁判

丙為大官令丁為博士並冠兩梁御史奏違法丙云視省  
進膳丁云崇儒不伏仰正斷

對

車服以庸弁冕有等必章彩而象位具文物以昭德丁丙各從王事端委清時遵儒師以奉職率饗人以敬理至于玉膳將進躬視丹墀之側縹囊一作表方展危坐青襟之前雖匪官聯乃同其服進賢遂戴有類於漢臣委貌未得且謬於殷道以兩梁之製觸鐵柱之威巧詞俱飾文過斯在請詳典式以議科條

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扇於盛暑人多効之或告妖衆

對

服玩垂則歲時交進韞狐白以御冬裂紈素而清暑由是五明開製道在思賢七華擅竒思歸錫寵委方圓以聖質

順行藏以適時登用有期著號無筭乙行均山仰時聞景慕執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即好蒲葵式徇謝安之義事符懷舊跡逐移風類折巾於林宗寧俟題於逸少將以妖衆孰謂欽賢宜從三宥之書無陷五詞之罰

食官

甲為食官判

中為食官準赦合入五品所司不許

對

君有充庖臣實司味是掌公餼以供王舉甲周均仲呬位涉膳夫漢類高祛秩登食監鼎俎斯設刀匕是供屬澤隆紫書榮頒朱組黃香之秩咸以云增潘岳之階獨當不進

所司陋其烹飪黜後乘軒昔筭餌立誠既加都尉壺餐著  
節亦拜大夫以愚所窺合需錫命

庖人進炙判

乙為庖人進炙有髮繞之將科罪訴云當有讎事

對

相彼庖人政司口實式調玉饌以薦金門屠蒯之德莫如  
陳政之讐已作執鸞刀一而袒割蟬翼必裁揚獸炭之赫曦  
鴻毛罔燎以此而科情則可知况乎鼠穢蜜一作中巳申  
冤於具日髮生肉肉豈誰反譴於唐年請推讐人以雪庖者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

王為酒正以水和酒入于王之王酒府法司刻其矯濫請  
轉供六飲以為涼不伏科

對

五齊分名陳乎式法六飲以成薦差以時序明其有則誠以

無彘率由典常俾克永此是以用光朝覲湛露興詩取備  
蒸嘗質明行事資以王王度入于天府苟或不憊亦何專一  
惟其酒正職在漿人非作偽以心勞實陳力而就列相時  
後動跡匪踰閑師古而行事乃從禮四運其易六飲攸供  
佇以稱涼爰資受和俯銀珠之露井始汲香泉汎玉尊之  
流霞旋開聖酒若三軍之盡醉即見投醪分八罇之立儀  
斯成薦飲炎光在候正有叶於頒冰清虛坐井序將捐於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溽暑官無留事責乃非宜未觀旌功奚為蔽善將同矯濫  
何至冤誣法司自且不明酒正誠非忤典

公酒後時判

中為公酒後時為主司所詰辭曰酒材不足

對

酒以成禮國之大經祭祀賓客咸賴其用甲惟賤伍掌我  
斯職不率其度旋聞後時水泉必香無傳清苦火齊不作  
幾空賢聖主司方詰甲乃有詞酒材不供昂書難議明度  
折獄君子攸存噬嗑論刑恐貽遇毒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

所司造五齊三酒憲司以非九穀罪云歲無餘

對

和其神人亦在酒醴能善乃事則惟司存故陶器必良既  
麴蘖以云備六物式序必黍稷而非馨今者周官列職徒  
聞於五齊憲府舉非或虧於九穀尚負壘耻忽貽神羞既  
無餘之起訴何有詞之能代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卓  
家酒滯而翁賓客猥售獨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媪翁接開卮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何能大售類遇畢公  
之竊頗煩小盜教其養犬蓋以防人聞夜吠而雖懲在春

醪而頗滯素蟻空汎鄴中之賢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  
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當曰非宜方便殆成  
無狀宜科誣謗以寘刑名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

是賢告耳孫家有九龍鼎歷代寶之恐非人臣所宜蓄

對

天子建德是班宗彝諸侯立家爰受分器業盛鼎鼐功昭  
篆刻若使世唐諱濟不混長子承主宗之規胙土云亡耳孫  
何克復之有况光涵一作滔沒泗氣溢歆汾彼煥龍文昭其  
象物何速疾於懷璧去血歸休於國寶是賢所告謂得其宜

有五熟釜判

封君有五熟釜而銘其口隣人告違曰嘗有所賜

對

書功旂常然後克類分命彝器則惟其賢知三之有恒  
故百代之令典瞻言彼乙齒我封君開國承家方列土之  
貴玄衮赤舄見諸侯之禮嘉孔生之居衛三命益恭違鍾  
氏之仕曹五熟云錫車服必班乎國命釜銘何恤於人言  
出話不然覺善隣之滕口有孚勿問驗所錫之徵人必也  
正名此焉無咎

甕負判

甲甕負彼乙盪倒甕甲索陪乙不伏

對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或非故為  
 甲且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  
 既謝於挈瓶敝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  
 廣陌脩衢往來不接故為搥揆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闌  
 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  
 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在量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  
 乃小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宜

村人借罐判

村人借隣家罐未出門打破人索陪云未離本處準令合  
 比附

對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稽六爻之文蓋取諸益司百工之事  
 無或不良惟彼村人幸參比屋既借罐而攸要非抱甕而  
 為勞出門未觀於同人繙井先驚於敝漏雖罔離厥所而  
 謹自已招異管寧之深仁愧林宗之妙賞且官之議事貴  
 在量情忝曰村隣得來得往詳其故誤有重有輕向若狹  
 肆通闌脩街隘路咽綺城之歌舞暗紫陌之煙塵物雖見  
 盪夫何足咎况屬荆扉寂寞蓬徑蕭疎破由彼已孰當毀  
 積事匪因人爰煩投杼勒酬半價良謂合宜盪物容據減  
 條損器何援比例輒云不伏深覺詞游

鏃樹為杯椀判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得甲斲榆樹為杯椀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對

士農工商孟堅陳十志之本水火金木箕子載五行之數  
悠悠羣動各有定業明明財利為謀不同惟甲宵形運乎  
天巧既勤事於賈豎且効功於匠伯加以是揆是度椅漢  
杜之星榆乃剗乃鑿揮匠人之風斲杯非承露未立雲表  
椀殊鍊藥空候淮南徇錐刀之小利指耕桑之大業若斬  
伐愆時未符周禮如彫僞不作自陶魯政夫除害興利禁  
末勸農罔或奢巧寔防器玩器不涉於無用賣有濟於時  
須雖慙敦本之俗難加隋業之罪幸殊游手宜寬祝面

禮分利不平判

吳丙玉丁共有磴納課分利丙云有贖丁云擲日知分所  
得無贖

對

吳丙玉丁均期叶契鷄鳴求利不憚孟軻之譏馬磨自資  
更殊許靖之操市道難固財交易竭競斯升斗顏寧厚於  
指困徇彼錐刀魄無慙於碎璧或陳其有贖許以無厭或  
掠以浮雲稱斯擲日日有脩短關諸至期利有盈虛定乎  
宜分理應各得何假相尤然質劑既未研詳刑名豈能懸  
斷更尋枝派方悉根源

炭藁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



鈎盾二月不供宮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鈎盾是同牽絲効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則如珠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熟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貯藁判

所司貯藁以三千圍為積苦曆防脂切無芘籬合科何罪

對

秩馬所資唯草是用徵科百里一輸納六閑黃白無差短長

合度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理則多僻從疑作勤

苦覆終闕芘籬施功不同處事彌爽犯既非謬辜不免科

造瓦判

甲雇乙造瓦口五分畢計其全乙不伏

對

工商異等塹埴殊制故有質茲土化均質日中乙也徇業求傭偶鑿坯而取給甲則溺情豐屋糞如雪一作雲以自潤

雖載弄牀瓦故無取於舉全約無陶穴亦何驚於敝漏且

全毀興訟催買異儀催則不可計全買則合徵成筭乙之

不伏誠則有詞甲之無良訟宜從記

小犬如嬰兒小隨中一其氣益宜其

全對其公謝買其為謝快不存信全買銀合燭

取神其神火如神其亦來全隊職調大亦何

來和州器器正而為然甲四國謝豐其其成

工商其其與此其師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三意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中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三

判四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四

國城官宅墻井門三十二道

辦國城

建國判五道

臨官判四道

大城邑判四道

城者謳甲判一道

升高判一道

升高判一道

官宅

率同六造室判一道

宅判一道

典同墻井

築墻判二道

鑿井獲鏡判三道

義井判一道

國城

建國判 後篇作  
侵官判

典同置臬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其越司視  
事詞云知無不為

對

楊仲昌

考工建官匠人營國既匡政本將懋彝倫惟彼京師式模  
大壯三門煙竦九軌繩列殷稱重屋周曰明堂必有以懸  
之工理資置臬之審畫規日景夜考星躔陽不遯來月焉  
藏往屬吾君稽古度政文明將大朴為城池用無私為宮  
闕凡諸奢靡咸悉棄捐瞻言主司雖設何有况典同之務  
隸在宗伯雖舉公道全非守官輒相奪倫焉以逃責望貽

出仁之誠以厚正名之典

同前

褚亮

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畫參  
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回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  
一作無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  
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苟息之詞  
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同前

乾道著明聖人作則仰必觀象測陰陽之運行俯而定居  
考星日之中正法象無味道誠傳於古今典司不憊事宜  
禁於侵越典同業尚多藝知無不為成周舊臺嘗見立圭

之法作楚前室能探置臬之規候太陽於齊天占列象於清夜六龍齊御不差亭午之陰眾星環拱自識方中之節雖行之有則無慙述者之明而視或越司終代匠人之斷

同前

晝夜分象為章于天欽咨日官懋緝星紀探六曆之無爽齊七政而不忒周官命職各有司存相彼典同實非其任安得置斯水臬均彼土圭苟違盈縮之理徒知分至之節雖占星揆日坐識乾坤而越局侵官終罹罪罟既紊銅渾之典請挂玉條之律

此下二篇元編在五百四十九卷雜判門今移入于此

同前

百揆分曹式著尊卑之位九流開務非無守主之規若官

得其人網在條而不紊任乖其器玉毀橫而何憊惟彼世同頗輕其職不專律呂之應傍占星緯之中在定雖合於楚宮理職式乖於周秩越司之過誠謂當仁然以君子器周無往不利調鍾則聞於合響置臬何隔於兼通即欲論辜恐乖輕典請重考其本藝然後定以明科愚管所窺將此為允

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訢云令所

對

呂焯

至若惑眾創規邦憲貽範能賦雖聞一作於曩列不呼取誠於前經景登臨此時宮墉近矚方比迹於桓景豈均賞

於屈平窺見可徵憊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繩非未窮令所之由遽加徒罪之罰待詳疑壁方可揮鉛

同前

范令芬 總目作冬芬

玄圃邃居青宮秘籙事隔中外理絕登臨景之無良自貽伊咎升高異梁竦之憤抵法挂臯陶之刑且夫子之牆猶其難見儲君之禁焉可輒臨然法難動搖罪宜欽恤一作典獄雖結於徒坐往訴須從於減科

同前

宮室九重深居而理山河四顧設險為雄或有登臨當其近密始疑楚宮極目春江終類子牟遊心魏闕事必無故情其難捨抵玉律以懲違論頽衣而何失既有詞於令所

須關實於司存懸議科條恐貽深刻

同前

帝宅天居深宮邃宇閭闔爰啓甘泉是壯必資恭敬無或登臨景昧科條輒茲違犯且登臨之理抑有前聞桓景所以消災山濤猶其望遠若非此道終合加刑法司處以徒年景訴猶為文過謂從令所冀減嚴科且前星發揮少陽開景銀榜之門斯闢玉裕之德稱尊焉可輕然聿來憑眺法司科結正合公途

城邑判

甲將仞邑乙不從命比周徇以屬之損已

對

蔣勵已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巢燧已遠於三皇城邑已安於萬姓  
將以寇盜無擾隣伍有孚以崇墉濬洫用備於王制屋粟  
里布亦率於周典猗嗟彼甲務成厥功足使孔丘門人論  
於千乘之賦鄭國說者難於九仞之高豈謂立身致誠人  
未從命不聞忠信之迹翻起比周之言忘筌深謝於得魚  
致損俄聞於屬狗且辨壁以聽理貴審詳東矢而論道取  
嚴科且損者恐其無過命者寧載有詞待窮三刺之典然  
措片言之折

同前

祝雲將

侯伯之城中五之一苟不以度事或有虞甲恪居官曹慎  
固封守魯大夫之為政必葺其垣晉獻子之城周先例其

邑豈謂澤門之哲見沮於邑中之子于垣載關於詩頌卷  
言于乙深昧從時且人之比周既貽官謗而墻之隙壞誰  
執其憊今遐邇又寧邊鄙不從苟不從命亦何憐焉處嗾  
夫熬棄人何甚况屬於古今山山惟行欲加典刑可以理遣  
同前 鹿慶期

自上棟下宇疆里井田度土  
人量地制邑故墉垣是葺  
版築聿脩華元巡功見謳於  
日子囊臨逝貢策於荆王

甲何人斯職茲

不

鑿坏趣舍路殊便為

鎖一作末雖知

騫發言何必改作

遽營危堞未出

椒嗾夫熬之噬棄人

用大何其不臧

同前

張思昂

大道既隱天下為

里地而制邑將興版築

必俟命疑作柘金訓

以重城四郭孟軻五畝

匪宅是營孔丘

八里仁之美行多嫉惡

之辭苟此不從胡

八里大雖猛何為且闔門塞

實在明時而難許比周豈君子之攸宜損乙既謝於

當全罪甲庶期於無訟然恐造有妨害兆有吉凶或利晉

而闕秦將抑彼而就此各從所便不亦宜乎

城者謳甲判

甲為植巡功城者謳之甲乃鞭之其城者訴不伏

對

千乘制國百堵興詩義非取於復陞道實遵於高壘繕葺

惟隙人其以寧廣袤無稽禍由莫大是以京制非經禍延

鄭伯梁興不處卒有秦兵在悅使以忘勞豈嚴刑而毒眾

甲為其植是訓於從尤以功程務其操築傳巖之野疑將

見於代刑邑中之黔即類聞於有沮與其百板就以九成

方取託於啼鳥佇推功於射隼匪隕孀妻之慟寧頽薛縣

之琴晉獻成周初九植宋遂見為謳省已良虧

充人遽親棄甲前聞執朴以行譴何貽於

是日咸其輔頰既講垣墉請追噬膚之罰

登城判

甲登城而指乙

負無妖言

對

王冷然

先王訓俗禁

罕登降惟甲才非入室

教異垂堂既

而眺遠平看雉堞廻數

人家遍識山川

之伺敵忽上層垤同漢

后之思鄉且瞻長路行未聞

能賦告將惑於妖言不指

不呼孰云知禮從輕從重旋欲

議刑向若甲是卑流恭隨

長者承所視而待問事緣情而

可矜今者攀陟不宜驚疑

于衆獲疑作護非有失雖云李經

一無言故犯難容亦可棘司

懲訓嚴城作限緩獄何逃罪自

招於指揮理宜退於心伏

升高判

辭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

視遂杖之式訴州斷斷論

科失入

對

王延光

視瞻無回在於往記周旋有禮著之

刑聞惟彼長年與茲

解式行將望遠豈伊升高之能賦悠

然目極寧復登山而

送歸且平原坦夷迴首超忽苟不從甘

六所視欲何詳於切

問式之立身誠未謂之學矣長者加杖蓋亦尤而効之則

不愠不知君子之通論如怒如叱詩人之美述既墻面而

斯責於情恕而安施又有以雖闢論勅法頗

欽於州見而失入在

同前

田南畝

罰懲其淫禮主敬

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



解式從于長年三人

况侍上丘陵不能向

無儀所謂於伊人有

昔者蜡畢出遊言偃問

合志為友前賢猶且不啻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

齒於鄉黨則應金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闕

失入宜從省見定刑更待州申欽哉惟刑捨此將濫

同前

王惟孝

先王設教各有等威君子慎儀必脩德禮苟昧斯道時謂

不欽解式妄人不若厥訓徒守尊卑之位終乖敬讓之節

不從所視寔曰慙儀或人杖之是亦奚爽州曹不弊因

膳之遇壽省司失入覺從者之詞游罪自已招云誰之

請當從禮之罰勿聽無稽之訴

同前

張郊 總山作郊

行已以恭執事在敬同人攸往于野則亨苟賤禮而不踰

必遊目而從睹瞻言解式惟是長年道契三人方擬同心

之利名參百行亦專好德之寵

物於五方壯山河於工

且未屈於吳起義同

收威寔長者之訓恭

觸藩寬政荐敷仙

同前

劉孺之

設教以防禮不

苟訓典之不脩

乃扑撻而何害相

星五人羣居且聞

異席十年以長則

俄致闕升高之禮

惑其所視吾何以觀

當斯害也巴小人

文過肆以薄言君子詰茲無從長傲歸

諸司敗足示陵尊

成以調人可徵犯齒且州司以刑頗均

短綆會府是糾且

異長鞭伊小大之以情度寬猛以相適

王靈岳

同前

王靈岳

長者與行登高向視古之用典決事

原心越則謂昏逞而

生害是夫鞠稚從陟丘陵已實處卑

執矣有黷拾足于後

同合益恭肆日以遊無乃長傲遠有

所望問而莫知使曳

練吳門宣尼尚惑徹蕃晉璧楚子徒觀苟由禮以防非則

記過而及杖况尊能制幼刑期就均所罰則可豈宜有訴

嗟州議之非當招省司之是詰

同前

程諫

恭敬何常少長有禮自以引以翼無失於等威左之右之

動從於瞻視苟昧斯者則何以觀解式陪彼長年身居弱

歲比景未聞於有德居卑且見於無儀於是捨車而徒升

高自下異梁鴻之適越不覩典謠殊栢景之禳災豈能成

俗既而碧空一色翠微萬里迷周流於遠眺闕咫尺以承

顏稍雲之杖遂行白雲

一作雪

之途且默然鞭以為罰恐傷

剛暴且人而無禮寧罷防閑與其居尊而肆威曷若導愚

文苑英華 卷一百四十七  
而誘暗况擊蒙垂象於周易叩脛設教於孔門徒事薄言  
寧容文過剖符之郡涉深故於闡論握蘭之司雅議懲於  
失入

同前

陳齊卿

介福維祺授康緝御未濟溝壑是登丘陵將察視之致虧  
唯對問之所詔非我族類其心則乖且幼長之行陟降有  
序儻云能賦遂爾升高或匪事親爰加大杖豈桑榆之已  
逼將櫜楚而收威設取愧於離婁終見傷於寧越外臺置  
辟定諧所訴華省繩愆請脩其本解式之競長年其悲

官宅

造室判

丁為室斲其椽而磨之法司科罪訴云新加三命

對

袁令問

九儀辨等八柄正名設貴賤之地立財用之宅如或居處  
無節制度不經動而失中難以為正彼丁為室將寔是居  
有覺其楹於燦而掃上棟下宇燥濕不交輪焉奐焉鳥鼠  
攸去旣成隩阼如位崇而德尊不事廉隅知物誘而心汰  
無法自守用奢宣驕安且隩兮其功可取斲而礪也於禮  
則那且加命則大夫之命此室則君國之室何取彼義自  
用於身請麗本刑無撓常度

同前

王雄風

易稱上棟下宇禮載度堂考室眷言崇飾誠有等威動而

或踰過則誰任丁沐我皇化策名清時既登大夫之職方  
用少罕之禮爰脩其廟載飾其椽斲之則通龍鬻之未可事  
且非據法實難容尋考父之銘雖同三命徵穀梁之傳則  
憊諸侯憲局所科罪斯得中

宅判

洛陽縣人晁諺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宅一區又  
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諺州斷還女諺不伏

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昨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憂瓊  
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適盡但以庭虛謝玉掌絕  
幸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偕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

揚雄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晁諺之家州  
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  
有文章程宜據

牆井

築牆判

洛陽縣甲界內方牆因雨頽倒比令修築坊人訴稱皆合  
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內眾人共脩

對

赤縣分曹黃圖控邑周公曲阜池一作地是浮龜之浦元禮  
高門人積登龍之望擊鍾鳴鼓歌吹由其沸天向述當衢  
廛開於焉樸地屬長空驟雨看石鷲之分飛廣術頽墉見

銅馳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相如上林唯餘填塹徒  
掃茨之有刺終射隼之無由奚疑作爰興洛汭之垣載俟傳  
巖之築雖人唯比屋而地實離疆幸無踰於舊途理宜歸  
於本界若本衆戶始可興功自招頭會之嫌仍必面牆之  
請與奪之理斯之謂歟

同前

虞備

帝王是宅河洛之陽雲闕巖巖列綺城之萬雉環途隱隱  
分體國之九經重開交開樓臺相拒屬陰風迴扇累日沈  
輝灑洪雨於四溟布族雲於千里煙凝萬井萍汎中衢半  
露宮牆坐見室家之好全頽環堵行瞻湫溢之居且揆務  
黃圖參榮赤縣理雖謹察故典遵牧黎人必使溝洫廣開  
墼墻甚厚因茲法令正叶隨時坊人以東里北郭則邑居  
各異黔婁猗頓乃家產不侔奚事薄言佇遵桓式旣資衆  
力須順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築何妨當面

鑿井獲鏡判

鑿井獲古鏡不送官司隣告違法

對

玉甃浮輝珠星湛耀漢陰舊址方除飾智之心譙國開源  
忽遇神仙之兆乙廼劬勞是務穿鑿爲功暫因梧樹之傍  
遂覽菱花之照光芒駭目驟囊一作囊明心見飛鵲之時來  
覩廻鸞之屢舞雖則私獲合送官司愛而欲留法將焉許  
自招其責誰復哀矜隣人告之雅符公正

同前

呂務傳

乙既鑿井將開射鮒之泉欲施繡瓶已獲盤龍之鏡清源  
初鑿疑菱花而始成玉甃將升似明月而飛出寶匣藏而  
晦宇美人沸而生光正濛覽影已堪自愛秦嘉贈心歎惜  
何極眷言此得誠所珍竒爰令送官不恡于下誠亦允當  
固無所疑即以隣者之言實乙之辜庸人陷法只堪矜憫  
請寬於乙將謂恤刑

同前

朱萃

乙也鑿井遺墳而獲古鏡抱春銅之色涵明月之輝罷照  
秦樓未懸温室玉女窺而不倦仙人磨而益明異龐儉之  
得銅殊宣尼之對缶既曰竒觀理合歸官雖隱則有愆刑

故無捨然物非古迹事或可矜請更詳審方可裁斷

義井判

得人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貢擅穿街地訴云濟  
途行

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以載渴既繡井而辨義  
亦鑿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心心之勞挈水濟人行  
符種玉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尹載馳旋觀章  
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及白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  
網苟利則可胡其未從



穿牆出水判一道 開溝向街判一道

染甕灑塵判一道 街內燒灰判一道

造橋判一道 縣令不脩橋判一道

私僱船渡人判四道 不修橋判一道

關門

棄符繻判

岐州叅軍郭丹充計吏在路遺棄符繻及至大震關贈令  
五千文而府吏胡有捉丹越度告令取受隴州依狀結罪  
二人不伏

對

漢陽故國隴岑舊境若一作彼郭丹効官茲邑同元淑之

計吏比孫楚之叅卿而重謂關設險是稱襟帶因辨馬而方  
來候鳴鷄而載入符繻且杳杳雖有異於終軍道德斯留亦  
何慚於柱史從茲經度未失事宜若論尹喜之辜誰執伯  
陽之罪胡有妄告欲一作抵刑書在於二人何所推鞠

作刻出關判

甯成抵罪得脫乃作刻出關漢書作解脫未知科何罪

對

甯成刻薄為吏威酷成章吞舟之魚翻聞不漏觸隅之鳥  
遽見無逃不能戮辱自明羈遲取効而乃背叛西土蓄積  
南山刻傳既曰詐欺踰關豈為誣罔請寘周侯之罰仍從  
漢相之科



同前

鄭自新

錫以忠貞疾諧輕典嗟乎漢吏眷彼甯戎不見德音唯聞刻薄乳虎之怒士卒所驚貪狼之名區宇攸震擅南方之利益志在徇私叛西土之寵章心懷背國刻傳既稱虛假論辜深是乖違請寘金科方刑王律

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對

張欽敬

恭惟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未遊彼何人斯千國之紀異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鷄鳴而夜度行惟涓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詐偽難恕

復急切以文過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同前

封玠

王者署一作置關是為巨防所以察出入驗符繻故終軍入秦棄之以擊節臧文相魯廢之而受嫌彼何人斯輒此踰越稱急切之利徃冀刑章而免科當今烽埃無虞蠻貊請職荒微不聞於擊柝私室寧容於度關請科罔上之人用杜憑虛之說

同前

于孺卿

因固作關設險居國豈伊征筭是隔夷夏踰則歸法理惟其常越度人斯初聞有告棄繻抗志無似紂軍之遊辭謀遂行且殊遽一作伯之出彼則請給寧異公文足可坐

視更籌候鷄鳴而容度豈謂意陵霄漢學鳧飛而影移行  
雖有由越侵無狀寘之于理其誰不然

謁者私度關判

汾陽縣竟戎幼學弱冠應舉西入關遂委過所至京不應  
作對退從小選補謁者戎情思罷歸請過所專曹可以無  
來文不給

對

竟戎地接汾河業膺洙泗道標強學擅英妙於州鄉一作閭  
年在弱冠慕明敷經一作於鄉國籥雲行地載馳千里之路  
警露聞天爰振九臯之響遷亭記柱馬生之壯志可追函  
谷棄繻終軍子一作之雄心尚在雖言高方朔而調下孫弘

便抑大成將從小選入仕有吏曹之耻出關無使者之榮  
各宦以調役生悲田園以歸來興嘆昔時過所以委於中  
途今日行文須憑於下署無宜部傳不可買符事在弘通  
理難退抑

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隨關司以  
物皆違樣不放過

對

劉穆之

莫賀就日輸琛占風削柱既踰葱嶺便集藁街頻承湛露  
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睢浦以成文錦綵  
翔鴛艷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萬里之輕齎關司

以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事乃出  
蕃須既鳴鷄之失既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虛固難留  
滯

官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呂令問

門闔洞開國都以赫禁鑰一作鑰崇設王府則有茲率厥

典欽乃攸司重城建局安上題榜當天衢以南豁臨帝庭

而北峙上以發皇明之壯觀下乃備他盜之非常瞻彼主

司或殊善閉闔而不鑰已彰慢藏開而不鍵誰測深意但

人同於失雖有類於茅茹法公貴在寬尚未方於莫陸若謂

一一作時有誤須稽錯失之由必當外戶不扃寧累升中之化

請捨小過無傷大猷幸未深於滅耳庶無勞於噬臍

同前

姚震

職司其居官以物辨苟失其道孰云其憂杲杲重城上列

雲霞之氣昭昭洞闔傍連紫翠之宮所以崇邃高深隔闕

中外所以何一作可一作非執異服驚礮非良鍾鼓司時自可密而

善閉煙光滅景翻乃虛而不關扃鍵空施隄防靡寄且此

之職守用備非常故而不嚴誰曰其誤宜致繩愆之責以

懲慢官之罰

同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闕將以晝通阡陌

宵禁姦非卷彼閤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  
之裘漢后廡中唯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  
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  
過自慢生陷茲註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  
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無疑必寘嚴科

向街開門判

干門告張第向街開門第云祖父有動蔭

對

王謹

東海干門高容駟馬南陽張第榮珥七貂通德未孚薄言  
斯露或以霞扉晝敞臨大道之青樓畫拱雲構接長揚之  
綺陌有同樹塞不遠人境車馬之客相關冠蓋之賓坐合  
君也人惟白屋奢僭之辜何道必其地是朱門公侯之家  
始復有勲有蔭旣未審於高卑應闔應開誠可窮其新舊  
敬申三覆然定五刑

新作南門判

甲新南門或人糾不時訴稱以新易舊

對

楊成象

門戶攸設姦慝是禁以閉以閉在昏不晨當啓塞之從時  
實終始而合制其不列國之八明因農隙而度功旣  
日至而斯畢日魯門所作立明以不時長府匪仍宣聖  
議其有改泰茲甲  
之宜或紊糾

道路

盧炳判

商子行飲食

盧氏井樹不修

對

李融

先王作則以廣利制命以居人故官立井樹旅有施舍相  
彼盧氏寔曰職司在故事之允修於從政乎何有既而日  
暮途遠商子載馳轅端莫向馬首靡託既傷行旅之感加  
之暴露之憂寒温失時以干六物飲食不節是生百病且  
國生納幣咎在晉卿江氏失布盜由楚相王毀於橫罪有  
所在

同前

柳潤之

西人有業天下同歸理在營生方光潤屋貨賄山積是  
來於五都珍奇海輸乃森羅於九市睠言商子實職貿遷  
一作襲襲弦高之風為絳侯之事經途所亘多跋涉之勞飲  
宿乖宜爽陰陽之候野廬所掌井樹是修何得曠於主司  
致有損於行李遂使銀牀罷汲無郝子之投錢碧樹摧榮  
聞茅生之危坐盍歸司敗以正刑書懲其已犯之愆永息  
將來之弊

道路判

乙主路三十里置作館州按其違古制詞云險陸相半

對

趙良玉

國有郊鄙道有室廬是崇委積以待羈旅眷夫惟乙則曰

司存掌彼康衢順帝之則修其候館虧古之制公家之事  
為之式可舊章不率誰敢允從且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  
典經攸著龜玉是司徒以險陸為詞其如專擅之罪

徑踰判

乙有畝種田苦徑踰者訴廬氏不禁

對

國勸勤農戶分田畝三時克務九穀斯登乙有良疇頗為  
膏壤我疆我理式辨於溝塍是蔗是藜以憐音蒿其茶蓼觀  
黍稷之蕤蕤見麻麥之芄芄佇成庾億之詠冀貯畝鍾之  
積推耕讓畔異閑田之莫爭越陌度阡爽野廬而不禁乃  
徑踰而是苦實網漏而將踈蹊田奪牛昔聞太甚議獄詰

風合則持平宜稽廷尉之法用正野廬之罪

科木作道判

當路多石所由科木作道科擅賦役

對

繕理通衢必遵時令蓋藏多暇農人務閑既刊木以為工  
亦隨方而適用於是取材深谷興役平人將肆力於夷塗  
必希心於公道馳驚由其克濟行李於是知歸何所虧違  
論其罪坐必情惟害物據法須峻刑名若功可利人撫狀  
猶宜獎應縣為斷結理未融平請更下推使其無訟

穿牆出水判

甲孟穿牆為水竇流其惡於街衢坊人論告

對

甲孟池遙汾澮居此閭閻喧上陌之風塵亂中衢之車馬  
攸繁湫隘未適閑居仰甲第而多慙顧衛扉而自惡鄰光  
近接亦重於丘墳竇孔傍流忽染於泥滓遂使浮雲之騎  
坐惜連乾道路之人行嗟揭厲流惡既侵於五府議刑還  
抵於三章牒送有司用懲其失

開溝向街判

丁開溝向街流惡水縣令責情杖六十訴違法既有文不  
合責情並仰依法正斷

對

惟丁門接通衢美非仁里異汾澮而流惡成閭閻之致沼

遂使軒車曉一作晚度將墜於車輪銅墨風行有聞於堊令

雖禮律之目彼此或殊小大之情得失斯在而法有恒禁  
政貴移風故議事之刑則符令典妄情之訴期於自息

染甕灑塵判

丙傾染甕惡街衢縣令答丙云便灑軌塵於事無廢

對

孫欽望

閭閻撲地咽綺城之歌鼓軒車沸曉度紫陌之煙埃攸更  
湫隘或資灑掃丙也業在門居向惟街道傾茲染甕殊漢  
陰之息機灑以香街異汾水之流惡黃圖作宰當旌卧疾  
之竒玄覽滌除令察軌塵之穢將加善令允符鞭作灑澗  
之愆已聞揭厲無良之刺難漏刑名令既有科自成美錦

之製丙期無訟難雪素絲之泣

街內燒灰判

令月望日西市商人街內燒炭曝布署令梅登一作澄以其  
犯禁決三十致死家人訴濫刑

對

令狐紹先

赤帝司節朱明肇位月一作日當既望時屬正陽理通幽化

之急須長明生之氣商人徇利小子鬻賈同長房之居產  
不得神仙類弦高之聚財寧宜犒士遂焚灰上路曝布長  
衢既觸陰科且亂陽禁躔次有累於干紀草木不滋於殖  
豐梅澄所守薄有笞刑精氣為物類齡俄謝論辜不知於  
內外定罪須憑於繩墨家人雖訴須審而行一作如何

造橋判

河陽欲造石梁以費廣請造舟計風鳥驚海亦用鬻巨萬  
州使相爭不定

對

孫崇古

河陽地即帝畿境惟天邑石季倫之別業吹樓雲斷潘河  
陽之古縣春樹花開波石沿洄杏崑崙之水車馬闐烟俟  
鼉鼉之構虹梁鵲柱既暫勞而未逸風鳥海驚但有損而  
無成爰叩兩端且多職競將申一部希効管窺宜興鞭石  
之功無取接舟之議

縣令不修橋判

長安萬年縣坐去歲霖雨不脩城內橋被推按訴云各有



司存不伏科罪

對

天開紫極地列鎬京渭水即飲龍之津橫橋得牽牛之象  
而二縣稱劇兩城攸壯望雙闕而如雲對九途一作遠而若  
厲頻年淫雨中達泥濘石梁藜構鐵鑠不修馬惜連乾遲  
迴於欲渡人嗟揭厲歎息於無良既愆十月之期須明三  
典之坐然則據地雖從縣管修橋乃合監營職司自可為  
憂有詞無宜濫罰飾五材而入用選百工以就程俾令蜿  
蟪如虹佇見闌干若斗請準此狀各牒所由

同前

崔翹

願免離星商羊應雨滂厚地二四沮茹灑長天而蕭索疑雲

不動履雙闕而朝躋行潦坐流匝四溟而夜下遂使鵲橋  
牢落虹影歌傾石杠沉而鐵鎖暗移舊枝壞而新查亂墜  
兩城之內是日帝居作漕自合修營赤縣元非管屬輒被  
推按乃涉濫刑至於司存事資懲罰牒問由緒方正科條

同前

趙和

中京帝宅上洛星橋宮城俯臨九重密邇康莊或斷一切  
停留架海電鼉誰看往迹填河鳥鵲不見新營冠蓋相喧  
遏紅塵而不度車徒競擁駐白日而移陰脩構既在科須  
差遣誠歸正典事合屬於將作不可責以親人訴者有詞  
請停推劾

私僱船渡人判

洛水中橋破絕往來渡縣令楊忠以爲時屬嚴寒未可修造遂私催船舫於津所渡人百姓杜威等連狀舉忠將爲幹濟廉使以忠懦弱不舉職事以邀名欲科不伏

對

上洛飛湍中橋施構參差危柱若星影之全開斷絕浮梁似虹光之半起望九衢之車馬未見川流瞻兩岸之風煙更疑波委楊忠宣風帝輦作宰神州以修造之辰當互寒之節私估船舫公然來往論惠雖是恤人語事便非濟物且雨畢理道水涸成梁莫不率由舊章抑亦編諸甲令故違憲法自寘刑科廉使以懦弱繩愆正符厥理杜威以幹濟連狀未識其宜

同前

圭廛勝壤昂邑名都八達開衢傍連鶴嶠九重危堞近枕龜津鐵鏤長橋衣冠不絕金錢廣埒車馬相望楊忠擢以茂材宰斯京縣屬虹梁落構翠激驚波滯商賈於平川阻駢駢於上路將以日躔南陸氣叶冬郊當此沍寒難於修葺役徒未集且叶愛人船舫有私何乖蒿事杜威蘊德載述風猷廉使繩違遽投霜翰究其所以蓋取義於隨時觀其所由亦何煩於褒貶

同前

李孝言

曲洛圭廛交風昂邑途開九達城控八關積溜澄雲王子吹笙之浦驚湍落日馮夷剖蚌之川衣冠之所往來商賈

於焉交集所以亘茲星柱架此虹橋疑海上之浮鼇似天  
津之飛鵲誠合因人啓塞隨事脩營豈可使曲一作岸全  
崩危梁中絕驚波淼淼却停流水之車急浪悠悠翻擁桃  
花之騎揚忠蒞斯劇縣輒樹私恩不遵十月之規有損二  
周之化造舟之義自有公營浮航之機詎宜私佔道橋有  
闕懦弱可知請依直指之科寘以曲從之坐

同前

崔釋

三川朝市六合樞機冠蓋如雲擁金錢之馬埒軒車若水  
赴鐵鎖之虹橋遐邇所資往來為要不謂波湍溜激柱朽  
梁摧捉鳥鵲填河空餘處所驅鼃鼉駕海尚有規模自合  
修營豈宜停廢楊忠佐光銅墨境控圭屢仙舸橫流異林

津之共泛漁船逗浦非仲卿之來遊縱徇私情恐乖公理  
雖當冬月况屬閑時造橋用功冀暫勞而永逸渡船費力  
似有損而無成官橋自可以修何關縣長私船輒為私佔  
便累宰君郡人褒揚將何益而首廉察附請即可甘心以狀  
告知庶無喧訴

不修橋判

得丁為刺史見冬涉水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  
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對

津橋不修何以為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榮集作崇  
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狗鄭相之名濟人

於大水志雖恤下道未集作叶中與其能軾涉川小惠未  
遍局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闕於日脩揭厲徒哀  
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  
政

文苑英華卷第一百五十四

於大水志無幾一近水則...  
遷居若虹橋通器大道甚...  
其冬添事關失政情近...  
政



